

PL

2722

U245

1869

V.2









聊齋志異新評卷二

淄川 蒲松齡 曹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胎上 評

廣順 但明倫 雲湖 新評

嬰膏

此篇以笑
字立胎而
以花爲眼
處處寫笑
即處處以
花映帶之
燃梅花一
枝數語已

王子服莒之羅店人早孤絕慧十四入泮母最愛之尋
常不令遊郊野聘蕭氏未嫁而夭故求凰未就也會上
元有舅氏子吳生邀同眺矚方至村外舅家有僕來招
吳去生見游女如雲乘興獨邀有女郎攜婢燃梅花一
此○二○花○字○生○出○文○無○

數○花○此○一○笑○字○生○出○一○以○無○數○笑○善○需○文○省○須○於○此○

伏全文之脈故文章

全在提撥

處得力也

以撚花笑

起以摘花

不笑收寫

笑層見疊

出無一意

冗複無一

筆雷同不

笑後復用

反礪後仍

結轉笑字

篇法嚴密

乃爾

為文最忌

遺率最嫌

核容華絕代笑容可掬生注目不移竟忘顧忌女過去

著○服

○日○個○兒○郎○目○灼○灼○似○賊○遺○花○地○上○笑○語○自○去○

數武顧婢曰個兒郎目灼灼似賊遺花地上笑語自去

無○意○耶

生拾花悵然神魂喪失怏怏遂返至家藏花枕底垂頭

而睡不語亦不食母憂之醺釀益劇肌革銳減醫師診

不治其寔而發其表○

甚○庸○庸○

視投劑發表忽忽若迷母撫問所由默然不荅適吳生

來囑密詰之吳至榻前生見之淚下吳就榻慰解漸致

研詰生具吐其實且求謀畫吳笑曰君意亦復癡此願

有何難遂當代訪之徒步於野必非世家如其未字事

固諧矣不然拚以重賂計必允遂但得痊瘳成事在我

急搶此則
硬將下文
明明道破
而不以為
急搶直率
者解人可
索不待言
傳也
有花乃有
人有人乃
有笑見其
花如見其
人欲見其
人必神其
花乃求見
其人而先
見其里落
之花見其

生聞之不覺解頤吳出告母物色女子居里而探訪既
窮並無踪跡母大憂無所為計然自吳去後顏頓開食
亦畧進數日吳復來生問所謀吳給之曰已得之矣我
而○待○中○是○數○千○話○不○可○讀○聊○齋○不○可○讀○論○又○
以為誰何人乃我姑氏女即君姨妹行今尚待聘雖內
知○此○一○段○用○意○明○筆○可○以○作○虛○旨○題○可○以○作○兩○截○題○
戚有昏姻之嫌實告之無不諧者生喜溢眉宇問居何
里吳詭曰西南山中去此可三十餘里生又付囑再四
吳銳身自任而去生由此飲食漸加日就平復探視枕
底花雖枯未便彫落疑思把玩如見其人怪吳不至折
柬招之吳支托不肯赴召生恚怒悒悒不歡母慮其復

門前之花
則野鳥格
磔中間早
有含笑撫
花人在矣
未見其人
先聞其聲
見其花見
其笑而後
審視而得
見所欲見
之人既照
應起筆卽
引逗下文
文中貴有
頓筆也至
入門而夾
道寫花庭

病急爲議姻。畧與商榷。輒搖首不願。惟日盼吳。吳迄無
耗。益怨恨之。轉思三十里非遙。何必仰息他人。懷梅袖
中。負氣自往。而家人不知也。伶仃獨步。無可問程。但望
南山行去。約三十餘里。亂山合沓。空翠爽肌。寂無人行。
止有鳥道。遙望谷底。叢花亂樹。中隱隱有小里。落下山。
入村。見舍宇無多。皆茅屋。而意甚修雅。北向一家門前。
皆絲柳。牆內桃杏猶繁。間以修竹。野鳥格磔其中。意是
園亭。不敢遽入。回顧對戶有巨石。滑潔。因據坐。憇俄聞
牆內有女子長呼小榮。其聲嬌細。方佇聽間。一女郎由

外寫花窗
外寫花室
內寫花借
許多花引
出人來而
復來寫其
人先寫其
笑寫其戶
外之笑寫
其入門之
笑寫其見
面之笑又
照應下元
之言照應
上元之笑
許多笑字
配對上許
多花字此

東而西執杏花一朵俛首自簪舉頭見生遂不復簪含
○花○從○何○處○見○其○人○寫○
笑撚花而入審視之即上元途中所遇也心驟喜但念
○花○從○何○處○見○其○人○寫○
無以階進欲呼姨氏而顧從無還往懼有訛悞門內無
○者○幸○也○煤○所○以○遺○地○上○笑○而○去○幸○則○准○金○笑○而○入○
人可問坐臥徘徊自朝至於日昃盈盈望斷並忘飢渴
○笑○而○入○笑○幸○矣○矣○而○又○恐○其○去○料○其○必○去○也○故○來○瘦○
時見女子露半面來窺似訝其不去者忽一老嫗扶杖
○時○來○窺○久○而○不○去○個○兒○郎○可○喜○而○可○訪○矣○
出顧生曰何處郎君聞自辰刻使來以至於今意將何
爲得勿飢耶生急起揖之荅云將以盼親媼聾慣不聞
又大言之乃問貴戚何姓生不能荅媼笑曰奇哉姓名
尙自不知何親可探我視郎君亦書癡耳不如從我來

遙對法也

隨手借視

碧桃嫩開

寫花寫笑

雙雙縮住

然後再寫

花再寫人

再寫笑樹

上寫笑將

墮寫笑墮

時寫笑墮

後寫笑束

住笑字左

敘袖中之

花大正面

矣却以圓

中花作一
夾襯墮又

啖以粗糲家有短榻可臥待明朝歸詢知姓氏再來探

訪不晚也生方腹餒思啗又從此漸近麗人大喜從媼

入見門內白石砌路夾道紅花片片墮階上曲折而西

又啟一關豆棚花架滿庭中肅客入舍粉壁光明如鏡

窗外海棠枝朶探入室內茵籍几榻固不潔澤甫坐卽

有人自窗外隱約相窺媼喚小榮可速作黍外有婢子

噉聲而應坐次具展宗閼媼曰郎君外祖莫姓吳否曰

然媼驚曰是吾甥也尊堂我妹子年來以家窶貧又無

三尺男遂至音問梗塞甥長成如許尚不相識生曰此

撇開寫其
笑寫其來
時之笑寫
其見母之
笑寫其見
客之笑寫
其轉入之
笑又恐冷
落花字以
山花零落
小作映帶
然後笑與
花反復並
寫從花寫
笑從笑而
寫不笑既
不笑矣笑
字無從寫

來卽爲姨也。匆遽遂忘姓氏。媼曰：老身秦姓，並無誕育
弱息，僅存亦爲庶產。渠母改醮，遺我鞠養，頗亦不鈍。但
少教訓，嬉不知愁，少頃使來拜識。未幾，婢子具飯，雛尾
盈握。媼勸餐已，婢來歛具。媼曰：喚甯姑來，婢應去良久。
聞戶外隱有笑聲，媼曰：嬰甯汝姨兄在此。戶外嗤嗤笑
不已。婢推之以入，猶掩其口笑，不可遏。媼瞋目曰：有客
在，咤咤叱叱，是何景象？女忍笑而立。生揖之，媼曰：此王
郎汝姨子，一家尚不相識，可笑人也。生問妹子年幾，何
矣。媼未能解生，又言之。女復笑，不可仰視。媼謂生曰：我

矣偏以不
笑反復映
襯而忽而
零涕忽而
嚶咽忽而
撫哭哀痛
無非出力
反襯笑字
更以其子
見人輒笑
大有母風
收拾全篇
笑字此作
者以嬉笑
爲文章如
評中所云
隱于笑者
矣故爲瑣

言少教誨此可見也年已十六呆癡裁如嬰兒生曰小
於甥一歲曰阿甥已十七矣得非庚午屬馬者耶生首
應之又問甥婦阿誰荅云無之曰如甥才貌何十七歲
猶未聘耶嬰寧亦無姑家極相匹敵惜有內親之嫌生
無語目注嬰寧不暇他瞬婢向女小語云目灼灼賊腔
從○婢○小○語○寫○笑○笑○態○腔○耶○笑○嫵○言○耶○
未改女又大笑顧婢曰視碧桃開未遽起以袖掩口細
寫○笑○又○嬉○冷○淡○花○字○却○以○碧○桃○開○未○微○作○點○綴○復○順
碎連步而出至門外笑聲始縱媼亦起喚婢襍被爲生
便○寫○出○門○之○笑○文○心○周○匝○乃○爾
安置曰阿甥來不易宜畱三五日遲遲送汝歸如嫌幽
悶舍後有小園可供消遣有書可讀次日至舍後果有

瑣批出而
不禁失聲
大笑
遺花地上
時明明以
花結目灼
灼賊矣藏
之枕底者
何爲出之
袖中者又
何爲而乃
目存之何
意且喚老
妖折園中
花還全若
與已不相
于也者追
指出燃花

園半畝細草鋪毡楊花慘逕有草舍三楹花木四合其
笑○字○雙○管○齊○下○
所穿花小步聞樹頭蘇蘇有聲仰視則嬰甯在上見生
狂笑欲墮生曰勿爾墮矣女且下且笑不能自止方將
及地失手而墮笑乃止生扶之陰揆其腕女笑又作倚
腕○而○又○作○其○有○心○耶○其○無○意○耶○
樹不能行良久乃罷生俟其笑歇乃出袖中花示之女
也○明○教○我○留○之○以○示○相○愛○不○忘○等○事○天○地○之○六○色○
接之曰枯矣何留之曰此上元妹子所遺故存之問存
不○住○一○情○字○力○將○與○卿○訴○之○而○其○証○之○而○乃○若○有○知○
之何意曰以示相愛不忘也自上元相遇疑思成疾自
若○無○知○似○有○情○似○無○情○語○語○離○奇○筆○筆○變○幻○自○癡○成○
分化爲異物不圖得見顏色幸垂憐憫女曰此大細事
巧○文○亦○如○之○
至戚何所靳惜待兄行時園中花當喚老奴來折一巨

人則又曰
親情愛何
待言並愛
亦與已不
相于也者
至說出夫
妻之愛則
又曰不慣
與生人睡
而且以之
告毋若不
知其不應
說也者若
不知其常
背人也者
其癡若此
真可恨矣
顧其有自

綱負送之生曰妹子癡耶友曰何便是癡生曰我非愛
花愛撚花人耳友曰葭葦之情愛何待言生曰我所謂
愛非瓜葛之愛乃夫妻之愛友曰有以異乎曰夜共枕
席耳友俛思良久曰我不慣與生人睡語未已婢潛至
生惶恐遁去少時會母所母問何往友荅以園中共話
媼曰飯熟已久有何長言啁噓乃爾友曰大哥欲我共
寢言未已生大窘急目瞪之女微笑而止幸媼不聞猶
是癡
絮絮究詰生急以他詞掩之因小語責友友曰適此語
生○不○應○說○也○而○適○論○特○妙○又○直○斤○以○不○得○皆○老○母○
不應說耶生曰此背人語友曰背他人豈得背老母且

此語不應說耶是明
明謂故不
應向我說
也曰豈得
昔老母是
明明謂必
待父母之
命也其謂
寢處亦尋
常事何諱
之若曰是
子自謂共
枕席為常
事者而顧
謂我諱之
乎俛思良
久時不可

○而○又○以○癡○語○掩○之○妙○人○妙○語○
寢處亦常事何諱之○生恨其癡無術可以悟之○食方竟
家中人捉雙衛來尋生○先是母待生久不歸始疑村中
搜覓幾徧○竟無踪兆○因往尋吳○吳憶曩言因教於西南
山行覓○凡歷數村○始至於此生出門適相值便入告媼
且請偕女同歸○媼喜曰○我有志匪伊朝夕○但賤軀不能
遠涉○得甥攜妹子去○識認阿姨○大好呼嬰甯甯笑至媼
○此○時○乃○是
○頃○事○乃○是○頃○笑○則○將○應○之○曰○若○一○笑○不○得○為○全○
曰有何喜笑輒不輟○若不笑當為全人○因怒之以目○乃
曰大哥欲同汝去○可便裝束○又餉家人酒食始送之出
曰姨家田產充裕能養冗人○到彼且勿歸○小學詩禮亦

惆

謂非心中
已自了了
不妨粧
也我嬰
之不癡
俟牆下
作劇時
始更矣
其房中
事不肯
人此真
常事而
諱之耶
婦之禮
成笑可
此語不
說也不
背他人

好事翁姑卽煩阿姨爲汝擇一良匹二人遂發至山坳
如○此○良○匹○不○唯○人○自○擇○卽○姐○亦○早○擇○定○矣○姐○
回顧猶依稀見媼倚門北望也抵家母睹妹麗驚問爲
媼○言○才○是○粧○癡○
誰生以姨女對母曰前吳郎與兒言者詐也我未有姊
何以得甥問女女曰我非母出父爲秦氏沒時兒在襁
中不能記憶母曰我一姊適秦氏良確然殂謝已久那
得復存因細詰面龐痣贅一一符合又疑曰是矣然亡
已多年何得復存疑慮間吳生至女避入室吳詢得故
惘然久之忽曰此女名嬰膏耶生然之吳極稱怪事問
所自知吳曰秦家姑去後姑丈鰥居崇於狐病瘡死狐

將背老母
也時當笑
則笑時不
當笑則不
笑事當癡
則癡事不
當癡則不
癡吾欲忘
憂時時展
卷而觀其
笑吾欲善
事時時掩
卷而學其
癡

生女名嬰甯。綳臥牀上。家人皆見之。姑丈歿。狐猶時來。
後求天師符。粘壁間。狐遂攜女去。將勿此耶。彼此疑參。
此○時○之○笑○及○晨○拜○時○之○放○聲○大○笑○合○直○時○之○笑○想○不
但聞室中吃吃皆嬰甯笑聲。母曰。此女亦大憨。生吳請
能○倚○仰○凡○為○不○可○不○笑○之○時○何○言○之○不○觀○相○從○口○從
面之母入室。女猶濃笑。不顧母。促令出。始極力忍笑。又
恐○致○駭○怪○之○言○乎
面壁移時。方出。纔一展拜。翻然遽入。放聲大笑。滿室婦
女為之粲然。吳請往覘其異。就便執柯。尋至村所廬舍
全無。山花零落而已。吳憶姑葬處。彷彿不遠。然墳壠湮
此○處○畧○露○笑○字○之○由○益○此○身
沒。莫可辨識。詫嘆而返。母疑其為鬼。入告吳。言女畧無
之○來○歷○既○不○可○明○言○疑○其○為○鬼○之○言○可○置○辨○無○駭○無○
駭意。又弔其無家亦殊無悲意。孜孜憨笑而已。眾莫之

悲唯○有○致○致○慈○笑○以○掩○之○而○余○察○之○及○耶○之○心○而○已○

測○母○令○與○少○女○同○寢○止○昧○爽○即○來○省○問○操○女○紅○精○巧○絕○
倫○但○善○笑○禁○之○亦○不○可○止○然○笑○媽○然○狂○而○不○損○其○媚○人○

多○笑○字

皆○樂○之○鄰○女○少○婦○爭○承○迎○之○母○擇○吉○將○爲○合○巹○而○終○惡○

爲○鬼○物○竊○於○日○中○窺○之○形○影○殊○無○少○異○至○日○使○華○妝○行○

新○婦○禮○女○笑○極○不○能○俯○仰○遂○罷○生○以○其○慈○癡○恐○漏○洩○房○

中○隱○事○而○女○殊○密○祕○不○宣○道○一○語○每○值○母○憂○怒○女○至○一○

笑○卽○解○奴○婢○小○過○恐○遭○鞭○撻○是○輒○求○詣○母○共○話○罪○婢○投○見○

不○肯○也○成○花○字

恒○得○免○而○愛○花○成○癖○物○色○徧○戚○黨○竊○典○金○釵○購○佳○種○數○

月○階○砌○藩○溷○無○非○花○者○庭○後○有○木○香○一○架○故○鄰○西○家○女○

每攀登其上。摘供簪玩。母時遇見。輒訶之。女卒不改。一
日西鄰子見之。凝注傾倒。女不避而笑。西鄰子謂女意
已屬心。益蕩。女指牆底笑而下。西鄰子謂示約處。大悅。
此爲笑裏力顧昔天下人畢生不

逢此笑

及昏而往。女果在焉。就而淫之。則陰如錐刺。痛徹於心。
大號而踣。細視非女。則一枯木臥牆邊。所接乃水淋竅。
也。鄰父聞聲急奔。研問。呻而不言。妻來始以實告。爇火
燭竅。見中有巨蠹如小蠟。然翁碎木捉殺之。負子至家。
半夜尋卒。鄰人訟生。訐發嬰甯妖異。邑宰素仰生才。稔
知其篤行士。謂鄰翁訟誣。將杖責之。生爲乞免。遂釋而

歸母謂女曰。慙狂爾爾。早知過喜而伏憂也。邑令神明。

幸不牽累。設鶻突官宰。必逮婦女質公堂。我兒何顏見。

笑已。成。功。何。必。復。笑。

戚里女正色矢不復笑。母曰。人固不笑。但須有時而女。

由是竟不復笑。雖故逗亦終不笑。然竟曰。未嘗有戚容。

此。前。日。之。

一夕對生零涕。異之。女哽咽曰。曩以相從。日淺言之恐。

所。以。必。笑。此。今。日。之。所。以。不。笑。也。

致駭。怪今日察姑及郎皆過愛。無有異心。直告或無妨。

此。前。日。之。所。以。必。笑。也。

平妾本狐產。母臨去以妾托鬼母。相依十餘年。始有今。

此。今。日。之。所。以。不。笑。也。

日妾又無兄弟。所恃者惟君老母。今寂山阿。無人憐而。

合厝之。九泉輒爲悼恨。君倘不惜煩費。使地下人消此。

益至是而
察姑及郎
皆過愛矣
焉用笑
至性語而
哽咽出之
日直告或
無妨則前

此多少笑
字盡消納
千零第中

漏補出婢不

末結一笑
了可謂回

怨恫。庶養女者不忍溺棄生諾之。然慮墳塚迷於荒草。
女但言無慮。刻日夫妻輿櫬而往。女於荒烟錯楚中。指
視墓處。果得媼尸。膚華猶存。女撫哭哀痛。昇歸尋秦氏
墓合葬焉。是夜生夢媼來稱謝。寤而述之。又曰。妾夜見
之。囑勿驚郎君耳。生恨不邀留。女曰。彼鬼也。生人多陽
氣勝。何能久居。生問小榮曰。是亦狐。最黠。狐母留以視
妾。每攝果餌相哺。故德之。常不去心。昨問母云。已嫁之
由。是歲值寒食。夫妻登秦墓拜掃。無缺。女逾年生一子。
在懷抱中。不畏生人。見人輒笑。亦大有母風云。

頭一笑百媚生

取舊唐書卷三

異史氏曰觀其孜孜憨笑似全無心肝者而牆下惡作劇其黠孰甚焉至悽戀鬼母反笑爲哭我嬰甯殆隱於笑者矣竊聞山中有草名笑矣乎嗅之則笑不可止房中植此一種則合歡忘憂並無顏色矣若解語花正嫌其作態耳

求凰

司馬相如琴歌鳳兮鳳兮歸故鄉邀遊四海兮其一

武

見卷一醺釀正

通凡

僧道設壇祈禱日

解頤

見卷一

物色

見卷一

宇

唐元德秀傳德秀字紫芝房琯每見之輒嘆曰吾見紫芝一使人名利之心都盡

悒悒

見卷一

更記商君傳安能邑邑待數折衷

魏王陵傳注遙謂大傳曰卿道以

十百年造邑邑與一一通

一召我我當仰息後漢袁紹傳孤客窮軍仰我鼻息

敢不至耶可餓鳥道李白詩西瞻太白有飛一之耳格磔

本草鷓鴣生江南鳴日鈞輶一〇李羣書癡威傳

王詩正穿屈曲崎嶇路又聽鈞輶一〇李羣書癡威傳

實氏兄弟皆喜武獨威尚文諸兄訴為一寢貧詩邯鄲終一且一傳

三尺男費冠卿詩生計弱息東觀漢記呂公謂高祖

注息少之醺見卷二咤咤咤史記淮陰侯傳項王

通稱也○按玉篇咤叱怒也化為異物賈誼鵬鳥賦一

蒼頡篇大詞為此化為異物一今又何足悲

葭苳漢中山靖王對羣目非有一一之親注瓜葛世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慈甚篤每共圍奕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日詎得爾相與似有一

至蔡邕曰啍按一音刁一音遮衛清異錄驢一

耳公○資暇集代呼驢為一於文字未見今一地出

也因目曰一有爾雅翼云崇見卷一前漢宣帝紀

晉一玠好乘之故以為名崇見卷一紉前漢宣帝紀

祿注師古曰襁即今之小天師元史釋老傳正一

兒一也○按東兒帶也其後四代孫曰盛來居信之龍虎山相傳至三十六

代孫名宗演當至元十四年世祖已平江南遣使召

領江南道教仍賜銀印吃吃見卷一粲然見卷一女

紅前漢酈食其傳紅女下幾又錦繡焉然宋玉登徒

東家之子一一笑惑陽城合登見前木香羣芳譜

迷下蔡注一巧笑態也邑令神明續漢書

生條長有刺如薔薇花開於四月

馥清遠高架方條望若香雪

上虞長政治嚴峻明於鵲突呂藍衍言鵲一二字

疑理朝中謂之神明常作柳塗謂其不分曉

也按呂原明家塾記云太宗欲相呂正惠公左右或

日呂端之為人柳塗原明自注柳塗讀為一一帝日

端小事柳塗大事不柳塗決意合厝孝經卜其宅兆

相之柳塗二字不讀本音也而安厝之注厝

置輿左傳僖公六年大夫衰經士一一見卷一

也輿注輿棺也以親近其身故名曰一一鼻嬌娜

笑矣乎陶穀清異錄菌蕈有一種食之得乾笑疾士

一一二首蘇軾謂貫休已下詞格士人呼菌蕈為一一

一一語本於此○士人呼菌蕈為一一非草也食

之得乾笑疾非嗅合歡忘憂云書故合昏葉似槐夜

也此注未知是否合歡忘憂合畫開故名合昏俗語

轉為一一○詩衛風焉得萱草言樹之背傳萱草合

歡食之令人忘憂者○稽康養生論一一蠲念萱草

解語花天寶遺事大液池千葉白蓮開帝與楊

妃共賞指謂左右日爭似此一一

雛尾禮內則雛尾左傳定公八年涉佗授衛侯之手及婉注捐也太愍生

全唐詩話隋帝召虞世南草敕司花女袁寶見注目視之帝曰寶兒多愍態今注目於卿可便嘲之世南

日學畫鴉黃半未成惡作劇劍俠傳唐建中初士人垂肩鞞袖太愍生

僧謂曰此數里是貧僧蘭若郎君能顧乎士人許之行十餘里不至疑之乃密於靴中取弓彈之正中其

腦僧若不覺凡五發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

聶小倩

此○先○斷○後○敘○法○

甯采臣浙人性慷爽廉隅自重每對人言生平無二色

適赴金華至北郭解裝蘭若寺中殿塔壯麗然蓬蒿沒

人似絕行踪東西僧舍雙扉虛掩惟南一小舍扃鍵如

廉隅自重
則財不能
迷生平無
二色則色

無可惑性
又慷爽則
劍客之樂
患女鬼之
傾心皆從
此出自古
以來幾會
見有正人
被妖邪害
過
妖由人興
也人棄常
則妖興人
有淫心是
生色妖人
有利心是
生財妖燕
好未修已

新又顧殿東隅。修竹拱把。下有巨池。野藕已花。意樂其
幽。查會學使按臨城舍。價昂。思便留止。遂散步以待僧
歸。日暮。有士人來啟南扉。寧趨爲禮。且告以意。士人曰。
此間無房主。僕亦僑居。能甘荒落。旦晚惠教。幸甚。寧喜。
藉藁代牀。支板作几。爲久客計。是夜月明高潔。清光似
水。二人促膝殿廊。各展姓字。士人自言燕姓。字赤霞。寧
疑爲赴試諸生。而聽其聲音。絕不類。漸詰之。自言秦人。
語甚樸誠。旣而相對詞竭。遂拱別歸寢。寧以新居久不
成寐。聞舍北喁喁。如有家口起伏。北壁石牕下。微窺之。

娘

喋其血囊
橐未入早
截其肝非
立穩腳根
心如鐵石
其不死於
夜又雖羅
刹骨者有
幾縱遇奇
人又豈輕
爲不成丈
夫者作保
障哉郎君
意氣干雲
果能拔生
救苦感孤
魂之有託
幸雄鬼之

見短牆外一小院落有婦可四十餘又一媼衣黧緋插蓬首飾背龍鍾偶語月下婦曰小倩何久不來媼曰殆好至矣婦曰將無向姥姥有怨言否曰不聞但意似蹙蹙婦曰婢子不宜好相識言未已有一十七八女子來彷彿艷絕媼笑曰背地不言人我兩個正談道小妖婢悄來無迹響幸不訾著短處又曰小娘子端好是畫中人遮莫老身是男子也被攝魂去女曰姥姥不相譽更阿誰道好婦人女子又不知何言竄意其鄰人眷口寢不復聽又許時始寂無聲方將睡去覺有人至寢所急

不陵區區之誠願執箕帚報施之正理亦宜然則生乎無二色之人何嘗不享美色之福哉

起審顧則北院女子出驚問之女笑曰月夜不寐願修燕好審正容曰卿防物議我畏人言畧一失足廉耻道喪女云夜無知者審又咄之女逡巡若復有詞審叱速去不然當呼南舍生知女懼乃退至戶外復返以黃金一錠置褥上審掇擲庭墀曰非義之物汚我囊橐女慚出拾金自言曰此漢當是鐵石詰且有蘭溪生攜一僕來候試寓於東廂至夜暴亡足心有小孔如錐刺者細細有血出俱莫知故經宿一僕死症亦如之向晚燕生歸審質之燕以爲魅審素抗直頗不在意宵分女子復

因其淨而役之以色
因其貪而投之以金
自巳求之於夜又何如

至謂寧曰妾聞人多矣未有剛腸如君者君誠聖賢妾不敢欺小倩姓聶氏十八天殂葬寺側輒被妖物威脅役賤務興顏向人實非所樂今寺中無可殺者恐當以夜叉來寧駭求計女曰與燕生同室可免問何不惑燕生曰彼奇人也不敢近問迷人若何曰狎暱我者隱以錐刺其足彼卽茫若迷因攝血以供妖飲又或以金非金也乃羅刹鬼骨留之能截取人心肝二者凡以投時好耳寧感謝問戒備之期荅以明宵臨別泣曰妾墮元海求岸不得郎君義氣于雲必能拔生救苦倘肯囊妾

朽骨歸葬安宅不啻再造寧毅然諾之因問葬處曰但
記取白楊之上有烏巢者是也言已出門紛然而滅明
日恐燕他出早詣邀致辰後具酒饌畱意察燕既約同
宿辭以性癖就寂寧不聽強攜臥具來燕不得已移榻
從之囑曰僕知足下丈夫傾風良切要有微衷難以遽
白幸勿翻窺篋襜違之兩俱不利寧謹受教既而各寢
燕以箱篋置窗上就枕移時齁如雷吼寧不能寐近一
更許窗外隱隱有人影俄而近窗來窺目光睽閃寧懼
方欲呼燕忽有物裂篋而出耀若匹練觸折窗上石櫺

白

歛然一射。卽遽斂入。宛如電滅。燕覺而起。寤僞睡以覘之。燕捧篋檢取一物。對月嗅視。白光晶瑩。長可二寸。徑非葉許。已而數重包固。仍置破篋中。自語曰。何物老魅。直爾大胆。致壞篋子。遂復臥。寧大奇之。因起問之。且以所見告燕。燕曰。旣相知愛。何敢深隱。我劍客也。若非石櫛妖。當立斃。雖然。亦傷問所緘。何物曰。劍也。適嗅之。有妖氣。寧欲觀之。慨出相示。熒熒然一小劍也。於是益厚重燕。明日視窗外有血跡。遂出寺北。見荒塚纍纍。果有白楊焉。巢其顛。迫營謀。旣就。趣裝欲歸。燕生設祖帳。情義

臭味相投
革囊之贈
非同泛泛

光明磊落
於其言見
之

殷渥以破革囊贈寧曰此劍袋也寶藏可遠魑魅寧欲
從授其術曰如君信義剛直可以爲此然君猶富貴中
人非道中人也寧乃托有妹葬此發掘女骨斂以衣衾
賃舟而歸寧齋臨野因營墳葬諸齋外祭而祝曰憐卿
孤魂葬近蝸居歌哭相聞庶不見陵於雄鬼一甌漿水
飲殊不清旨幸不爲嫌祝畢而返後有人呼曰緩待同
行回顧則小倩也歡喜謝曰君信義十死不足以報請
從歸拜識嫵姑媵御無悔審諦之肌暎流霞足翹細笋
白晝端相嬌艷尤絕遂與俱至齋中囑坐少待先入白

母母愕然時甯妻久病母戒毋言恐所驚駭言次女已
翩然入拜伏地下甯曰此小倩也母驚顧不遑女謂母
曰兒飄然一身遠父母兄弟蒙公子露覆澤被髮膚願
執箕箒以報高義母見其綽約可愛始敢與言曰小娘
子惠顧吾兒老身喜不可已但生平止此兒用承祧緒
不敢令有鬼偶女曰兒實無二心泉下人既不見信於
老母請以兄事依高堂奉晨昏如何母憐其誠允之卽
欲拜嫂母辭以疾乃止女卽入廚下代母戶簪入房穿
戶似熟居者日暮母畏懼之辭使歸寢不爲設牀褥女

窺知母意卽竟去。過齋欲入。卻退徘徊戶外。似有所懼。生呼之女曰。室中劍氣畏人。向道途之不奉見者。良以此故。甯已悟爲革囊。取懸他室。女乃入。就燭下坐。移時殊不一語。久之。問夜讀否。妾少誦楞嚴經。今強半遺亡。俛求一卷。夜暇就兄正之。甯諾。又坐默然。二更向盡。不言去。甯促之。愀然曰。異域孤魂。殊怯荒墓。甯曰。齋中別無牀寢。且兄弟亦宜遠嫌。女起。容顰蹙而欲啼。足偃。而懶步。從容出門。涉階而沒。甯竊憐之。欲畱宿。別榻又懼母嗔。女朝旦朝母。捧匳沃盥。下堂操作。無不曲承。母

志黃昏告退。輒過齋頭。就燭誦經。覺甯將寢。始慘然去。先是甯妻病廢。母劬不可堪。自得女逸。甚心德之。日漸稔。親愛如已。出覺忘其爲鬼。不忍晚令去。畱與同臥起。女初來。未嘗食飲。半年漸啜稀餽。母子皆溺愛之。諱言其鬼。人亦不之辨也。無何甯妻亡。母陰有納女意。然恐於子不利。女微窺之。乘間告母曰。居年餘。當知兒肝鬲爲不欲禍行人。故從郎君來。區區無他意。止以公子光明磊落。爲天人所欽。矚實欲依贊三數年。借博封誥。以光泉壤。母亦知其無惡。但懼不能延宗嗣。女曰。子女惟

借博封誥
以光泉壤

求諸天人
所欽矚者
如捺左券

天所授郎君註福籍有亢宗子三不以鬼妻而遂奪也
母信之與子議寧喜因列筵告戚黨或請覲新婦女慨
然華妝出一堂盡貽反不疑其鬼疑爲仙由是五黨諸
內眷咸執贄以賀爭拜識之女善畫蘭梅輒以尺幅酬
荅得者藏什襲以爲榮一日俛頸窗前悵悵若失忽問
革囊何在曰以卿畏之故緘置他所曰妾受生氣已久
當不復畏宜取挂牀頭寧詰其意曰三日來心怔忡無
停息意金華妖物恨妾遠遁恐旦晚尋及也寧果攜革
囊來女反復審視曰此劍仙將盛人者也敝敗至此不

人

人

知殺人幾何許。妾今日視之，肌猶栗悚，乃懸之。次日又命移懸戶上。夜對燭坐，約甯勿寢。歛有一物如飛鳥墮。女驚匿夾幙間，甯視之物如夜叉狀，電目血口，睽閃攫拏而前，至門卻步。逡巡久之，漸近革囊。以爪摘取，似將爪裂囊，忽格然一響，大可合簣。恍惚有鬼物突出，半身揪夜叉入聲，遂寂然。囊亦頓縮如故。甯駭詫，女亦大喜曰：「無恙矣！」共視囊中清水數斗而已。後數年，甯果登進士，舉一男，納妾後又各生一男，皆仕進，有聲。

鬼妻

中朝故事：唐鄭亞妻卒，後復與合生子。畋

廉隅

禮儒行砥礪注言求切磋蘭若見卷一扁見卷一

琢磨之益不刮方以為圖也娜僑居按旅寓曰六黠集韻變也音謁色蓬音蘇

詩一郭前走風雨注於潛鮐背爾雅釋話女插大銀櫛尺許謂之一鮐背疏言老人皮膚

消瘠背若龍鍾吳青壇讀書質疑一謂不昌熾不

隴種東籠而退注龍鍾遺失貌或曰即鍾也新序作

隴種而退龍鍾似即隴種語轉而然薛蒼舒注廣韻

矜特其說杜撰不經記事珠等書據為故實可笑也

李齊翁資暇集解一尤支離青箱雜記云一

切為癡寮倒切為老合二聲為一音也癡罷病也

遮莫之李白詩一蓋俚語猶言儘教自唐以來有

杜甫詩久擠野鶴如再造在妨到大司馬記室牋

鬢一鄰雞下五更千載一逢一難答注

耳旁八三言

言乃道都門外○按黃帝之子名祖好遊死於

交涉而後行曰
朋生凡螺熱則自懸葉下野人結圓

人參傳曰主也。主。嘉食也。有。房系。藝文。

命數者兼也故能用
四卷經疏攢所以不隨

十三年

左傳昭元年太叔曰吉不能

直視也。○十稟見卷一。

一音答去聲个章狐嫁女

水莽草

同一水莽
草也而出
之老嫗雖
承迎惟謹
給奉甚殷
一嗅之而

水莽毒草也。蔓生似葛花紫類扁豆。悞食之立死。卽爲水莽鬼。俗傳此鬼不得輪迴。必再有毒死者始代之以故。楚中桃花江一帶此鬼尤多云。楚人以同歲生爲同年。投刺相謁呼庚。兄庚弟子姪呼庚伯。習俗然也。有祝生造其同年某中途燥渴思飲。俄見道旁一嫗張棚施飲。趨之嫗承迎入棚給奉甚殷。嗅之有異味不類茶茗。置不飲起而出。嫗急止客便喚三娘可將好茶一杯來。俄有少女捧茶自棚後出。年約十四五姿容艷絕。指環

卽知其不類茶茗且置不飲而去之唯恐不速矣乃出之少女不必其承迎之謹給奉之殷也而受賤神馳一嗅之而爲芳烈無倫之茶且吸盡再索而求之唯恐不獲矣色之爲害顧不重

臂釧晶瑩鑑影生受賤神馳嗅其茶芳烈無倫吸盡再索覷媼出戲捉纖腕脫指環一枚女頰頰微笑生益惑畧詰門戶女云郎暮來妾猶在此也生求茶葉一撮並藏指環而去至同年家覺心頭作惡疑茶爲患以情告某某駭曰殆矣此水莽鬼也先君死於是是不可救且爲奈何生大懼出茶驗之真水莽草也又出指環述女子情狀某懸想曰此必寇三娘也生以其名確符問何故知曰南村富室寇氏女夙有艷名數年前悞食水莽而死必此爲魅或言受魅者若知鬼姓氏求其故禳煮

哉卽死而
洩恨果得
鬼妻然老
母孤兒豈
果如生前
之仰事俯
畜耶況指
環才入手
而結髮人
早已爲過
牆春色也
倘見色不
動卽令徧
處皆水莽
鬼我知其
必不能惑
之矣

服可痊某急詣寇所實告以情長跪哀懇寇以生將代
女死故靳不與某忿而返以告生生亦切齒恨之曰我
死必不令彼女脫生某舁送之將至家門而卒母號涕
送之遺一子甫周歲妻不能守栢舟節半年改醮去母
留孤自哺劬瘁不堪朝夕悲啼一日方抱兒哭室中生
悄然忽入母大駭揮涕問之荅云兒地下聞母哭甚愴
於懷故來奉晨昏耳兒雖死已有家室卽同來分母勞
母其勿悲母問兒婦何人曰寇氏坐聽兒死兒甚恨之
死後欲尋三娘而不知其處近遇某庚伯始相指示兒

往則三娘已投生任侍郎家兒馳去強捉之來今爲兒婦亦相得頗無苦移時門外一女子入華粧艷麗伏地拜母生曰此寇三娘也雖非生人母視之情懷差慰生便遣三娘操作三娘雅不習慣然承順殊憐人由此居故室遂畱不去女請母告諸其家生意勿告而母承女意卒告之寇家翁媼聞而大駭命車疾至視之果三娘相向哭失聲女勸止之媼視生家良貧意甚憂悼女曰人已鬼又何厭貧且祝郎母子情義拳拳兒固已安之矣因問茶媼誰也曰彼倪姓自慚不能惑行人故求兒

已鬼而猶厭其貧貧者將何以

人未有不
畏鬼者畏
其爲害而
人不知也

助之耳。今已生於郡城賣漿者之家。因顧生曰。旣壻矣。而不拜岳。妾復何心。生乃投拜。女便入廚下。代母執炊。供翁媪。媼視之。悽心。旣歸。卽遣兩婢來爲之服役。金百斤。布帛數十匹。酒馐不時餽送。小阜祝母矣。寇亦時招歸。寓居數日。輒曰。家中無人。宜早送兒還。或故稽之。則飄然自歸。翁乃代生起夏屋。營備臻至。然生終未嘗至翁家。一日。村中有中水莽毒者死。而復甦。相傳爲異。生曰。是我活之也。彼爲李九所害。我爲之驅其鬼而去之。母曰。汝何不取人以自代。曰。兒深恨此等輩。方將盡驅。

鬼而能恕
且孝鬼不
且將畏人
乎哉

除之何屑。爲此且兒事母最樂。不願生也。由是中毒者
往往具豐筵禱其庭。輒有効。積十餘年。母死。生夫婦亦
哀毀。但不對客。惟命兒縗麻。蹕踊教以禮義而已。葬母
後。又二年餘。爲兒娶婦。婦任侍郎之孫女也。先是任公
妾生女。數月而殤。後聞祝女之異。遂命駕其家。訂翁壻
焉。至是。遂以孫女妻其子。往來不絕矣。一日謂子曰。上
帝以我有功人世。策爲四瀆牧龍君。今行矣。俄見庭下
有四馬。駕黃幘車。馬四股皆鱗甲。夫妻盛裝出。同登一
輿。子及婦皆泣。拜瞬息而渺。是日寇家見女來拜別翁。

媼亦如生言。媼泣挽留。女曰：「祝郎先去矣。」出門遂不復見。其子名鶚，字離塵，請詣寇翁，以三娘體骨與生合葬焉。

輪迴

唐徐寅詩三卷貝多金

刺見卷一

昇

見卷一

守

柏舟節

詩耶風

醺

見卷一

越

見卷一

踊

禮檀弓

哀之至也疏

拊心為

跳躍為

四瀆

牧龍君

借用柳穀事

鳳陽士人

鳳陽一士人負笈遠遊。謂其妻曰：「半年當歸。」十餘月竟無耗問。妻翹盼綦切。一夜纔就枕。紗月搖影。離思縈懷。

翹盼綦切
離思縈懷

夢中遭逢
皆因結想
而成幻境
事所必然
無足怪者
特三人同
夢又有白
驃証之斯
爲異耳

方反側間有一麗人。珠鬟絳帔。牽帷而入。笑問姊姊得無欲見郎君乎。妻急起應之。麗人邀與共往。妻憚修阻。麗人但請勿慮。卽挽女手出。並踏月色。約一矢之遠。覺麗人行迅速。女步履艱澁。呼麗人少待。將歸。著履。麗人牽坐路側。自乃捉足脫履相假。女喜著之。幸不鑿枘。復起從行。健步如飛。移時見士人跨白驃來。見妻大驚。急下騎問何往。女曰。將以探君。又顧問麗者。伊誰。女未及荅。麗人掩口笑曰。且勿問訊。娘子奔波匪易。郎君星馳夜半。人畜想當俱殆。妾家不遠。且請息駕。早旦而行。

不晚也。顧數武之外，卽有村落，遂同行人一庭院。麗人促睡婢起，供客曰：「今夜月色皎然，不必命燭。」小臺石榻可坐。士人紮寒檐梧，乃卽坐。麗人曰：「履大不適於體，途中頗累贅，否？歸有代步，乞賜還也。」女稱謝，付之俄頃，設酒果。麗人酌曰：「鸞鳳人乖，圓在今夕，濁醪一觴，敬以爲賀。」士人亦執琖酬答。主客笑言，履舄交錯。士人注目麗人，屢以游詞相挑。夫妻乍聚，並不寒暄，一語麗人亦美目流情。妖言隱謎，女惟默坐，僞爲愚者。久之，漸酣，二人語益狎。又以巨觥勸客，士人以醉辭，勸之益苦。士人笑。

句句字字
皆翹盼時
所想到者
而出自麗
人歌之雖
曰效輦適
成爲鉤搭
其夫之語
真是難堪

日卿爲我度一曲。卽當飲。體人不拒。卽以牙板撫提琴。
而歌曰。黃昏卸得殘粧罷。窗外西風冷透紗。聽蕉聲一
陣。一陣細雨下。何處與人閒磕牙。望穿秋水不見還家。
潛潛淚似麻。又是想他。又是恨他。手拿著紅繡鞋兒占。
鬼卦歌。竟笑曰。此市井里巷之謠。不足污君聽。然因流
俗所尙。姑效顰耳。音聲靡靡。風度狎褻。士人搖惑。若不
自禁。少聞麗人僞睡。離席士人亦起。從之而去。久之不
至。婢子之疲伏睡廊下。女獨坐塊然無侶。中心憤恚。頗
難自堪。思欲遁歸。而夜色微茫。不憶道路。輾轉無以自

又是想他
又是恨他
手顫心搖
無可奈何
他不如一
死不見他
且自由他

兇女之情
態寫來逼
真

主因起而覘之。裁近其牕。則斷雲零雨之聲。隱約可聞。又聽之。聞良人與已素常猥褻之狀。盡情傾吐。女至此手顫心搖。殆不可遏。念不如出門竄溝壑。以死憤然。方行。見第三郎乘馬而至。遽便下問。女真以告。三郎大怒。立與姊回。直入其家。則室門扃閉。枕上之語。猶喁喁也。三郎舉巨石如斗。拋擊窗櫺。三五碎斷。內大呼曰。郎君腦破矣。奈何。女聞之。愕然大哭。謂弟曰。我不謀與汝殺郎君。今且若何。三郎撐目曰。汝嗚嗚促我來。甫能消此心中惡。又護男兒。怨弟兄。我不貫與婢子供指。使返身。

欲去女牽衣曰汝不攜我去將何之三郎揮姊撲地脫體而去女頓驚寤始知其夢越日士人果歸乘白驃女異之而未言士人是夜亦夢所見所遭述之悉符互相駭怪既而三郎聞姊夫遠歸亦來省問語次謂士人曰昨宵夢君歸今果然亦大異士人笑曰幸不爲巨石所斃三郎愕然問故士以夢告三郎大異之蓋是夜三郎亦夢遇姊泣訴憤激投石也三夢相符但不知麗人何許耳

負笈

見卷一
山道士

鑿柄

宋玉九辨圓柄而方聲
今吾固知鉏耨而唯人

奔波

韓愈
表老

少一失其業次○李翊俗武見卷一村

呼小錄跑謂之波立謂之站陸判帝紀舜

一年所居成聚也塞山堂肆老性能旋磨及馱負麗褐

注聚謂一也也塞山堂肆老性能旋磨及馱負麗褐

代步李尤車銘輪以一一屏以敝容又裴度酬張祜

履鳥交錯史記淳于髡語見卷七八寒暄唐孫忌傳

與人接不能道一黃昏見前聶望穿秋水李賀詩一

一坐定辭辨鋒杞黃昏見前聶望穿秋水李賀詩一

秋水西廂記一占鬼卦春關秘戲夫外出以所著履

一了盈盈一占鬼卦春關秘戲夫外出以所著履

效顰襄陽記劉季和謂張坦曰我何如荀令君坦

美其鄰醜婦效之見者靡靡史記殷本紀紂使涓作

皆走公欲下官遁走耶靡靡史記殷本紀紂使涓作

樂注一一者局見卷一檐梧史記項羽本紀注小柱

相隨順之意嬌娜檐梧為枝大柱為梧梧檐前

林也

珠兒

常州民李化。富有田產。年五十餘。無子。一女名小惠。容
貌秀美。夫妻最愛憐之。十四歲。暴病夭殂。冷落庭幃。益
少。生趣始納婢。經年餘。生一子。視如拱壁。名之珠兒。兒
漸長。魁梧可愛。然性絕癡。五六歲。尚不辨菽麥。言語強
澁。李亦好而不知其惡。會有恥僧募緣於市。輒知人閨
闥。於是相驚以神。且云能生死禍福。人幾十百千執名
以索。無敢違者。詣李募百緡。李難之。給十金。不受。漸至

爬

何物妖僧
敢於光天
化日之下
謂能生死
禍福人以
攫人財戕
人命而斬
人祀乎宰
執而殺之
人皆以為
快吾獨以
為惜惜之
何以曰殺
之已晚

三十金。僧厲色曰：必百緡，缺一文不可。李亦怒，收金遽去。僧忿然而起，曰：勿悔，勿悔！無何，珠兒心暴痛，爬刮牀席，色如土灰。李懼，將八十金詣僧，乞救。僧笑曰：多金大不易。然山僧何能為？李歸而兒已死。李慟甚，以狀懇邑宰。宰拘僧訊鞫，亦辯給無情詞，笞之似擊，鞭革令搜其身，得木人二、小棺一、小旗幟五。宰怒，以手疊訣，舉視之。僧乃懼，自投無數。宰不聽，杖殺之。李叩謝而歸。時已曠暮，與妻坐牀上。忽一小兒，僮僕入室，曰：阿翁行何疾？極力不能得，追視其體貌，當得七八歲。李驚，方將詰問，則

見其若隱若現恍惚如烟霧宛轉間已登榻坐李推下
之墮地無聲曰阿翁何乃爾瞽然復登李懼與妻俱奔
兒呼阿父阿母嘔啞不休李入妾室急闔其扉還顧兒
已在膝下李駭問何爲荅曰我蘇州人姓詹氏六歲失
怙恃不爲兄嫂所容逐居外祖家偶戲門外爲妖僧迷
殺桑樹下驅使如俚鬼寃閉窮泉不得脫化幸賴我翁
昭雪願得爲子李曰人鬼殊途何能相依兒曰但除斗
室爲兒設牀褥曰澆一盃冷漿粥餘都無事李從之兒
喜遂獨臥室中晨來出入閨閣了不異人聞妾悲痛聲

喪子得子
且易癡頑
爲慧點化
強澁爲便
利軀殼如
故魁偉依
然已是便
宜當亦無
憾况爲金
陵嚴子方
來討債負
署耶

問珠兒死幾日矣。荅以七日。曰天嚴寒。尸當不腐。試發
塚啟視。如未損壞。兒當得活。李喜與兒去。開穴驗之。軀
殼如故。方此忉怛。回視失兒所在。異之。昇尸歸。方置榻
上。目已瞽動。少頃呼湯。湯已而汗汗已。遂起。羣喜珠兒
復生。又加之慧黠。便利迥異。曩昔但夜間僵臥。毫無氣
息。共轉側之。宜然若死。衆大愕。謂其復死。天將明。始若
夢醒。羣就問之。荅云。昔從妖僧。時有兒等二人。其一
名哥子。昨追阿父不及。蓋在後。與哥子作別耳。今在冥間。
爲姜員外作義嗣。亦甚優游。夜分因來邀兒戲。適以白

由此觀之
兒女之聞
著實可怕

鼻驅送兒歸。母因問在陰司見珠兒否。曰珠兒已轉生
矣。渠與阿父無父子緣。不過金陵嚴子方來討百十千
債負耳。初李販於金陵。欠嚴貨價未償。而嚴翁死。此事
人無知者。李聞之大駭。母問見見惠姊否。見曰不知再
去當訪之。又二三日。謂母曰。惠姊在其中。大好嫁得楚
江王小郎子。珠翠滿頭髻。一出門。便十百作呵殿聲。母
曰。何不一歸寧。曰。人既死。都與骨肉無關切。倘有細述
前生者。方豁然動念耳。昨託姜員外。夤緣見姊姊。呼我
坐珊瑚牀上。與言父母懸念。渠都如眠睡。見云姊在時

喜繡並蒂花。剪刀刺手爪。血浣綾子上。姊就制作赤水雲。今母猶挂牀頭壁。顧念不去心。姊忘之乎。姊始懷感云。會須白郎君。歸省阿母。母問其期。荅言不知。一日謂母姊行。且至。僕從大繁。當多備漿酒。少間奔入室。曰。姊來矣。移榻中堂。曰。姊姊且憩坐。少悲啼。諸人悉無所見。兒率人焚紙酬飲於門外。反曰。騶從暫令去矣。姊言昔日所覆綠錦被。曾爲燭花燒一點。如豆大。尙在否。母曰。在。卽啟箚出之。兒曰。姊。命我陳舊閨中。乏疲且小臥。翊日再與阿母言。東鄰趙氏女。故與惠爲繡閣交。是夜忽

夢惠幙頭紫帔來相望言笑如平生且言我今異物父母覲面不啻河山將借妹子與家人共語勿須驚恐質明方與母言忽撲地悶絕踰刻始醒向母曰小惠與阿嬭別幾年矣頓髮髮白髮生母駭曰兒病狂耶女拜別卽出母知其異從之直達李所抱母哀啼母驚不知所謂女曰兒昨歸頗委頓未遑一言兒不孝中途棄高堂勞父母哀念罪何可贖母頓悟乃哭已而問曰聞兒今貴甚慰母心但收棲身王家何遂能來女曰郎君與兒極燕好姑舅亦相撫愛頗不謂如醜惠生時好以手支

頭。女言次輒作故態。神情宛似。未幾珠兒奔入曰。接姊者至矣。女乃起拜別泣下。曰。見去矣。言訖復踣移時。乃甦。後數日。李病劇。醫藥罔效。兒曰。旦夕恐不救也。二鬼坐牀頭。一執鐵杖。子一挽苧蓆繩。長四五尺許。見晝夜哀之不去。母哭乃備衣衾。旣暮。兒趨入曰。雜人婦且避去。姊夫來視阿翁。俄頃鼓掌而笑。母問之曰。我笑二鬼聞姊夫至。俱匿牀下。如龜鼈。又少時。望空道寒暄。問姊夫起居。旣而拍掌曰。二鬼奴哀之不去。至此大快。乃出至門外。卻回曰。姊夫去矣。二鬼被鎖馬鞅上。阿父當卽

新情庇護
鬼神不免

無恙姊夫言歸白大王為父母乞百年壽也一家俱喜
至夜病良已數日尋瘥延師教兒讀兒甚慧十八入邑
庠猶能言冥間事見里中病者輒指鬼崇所在以火熱
之往往得廖後暴病體膚青紫自言鬼神責我綻露由
是不復言

拱壁

左傳襄二十八年崔氏之臣曰與我其

魁悟

史記劉侯世家太史公曰子以為其

人計

一奇偉見其圖狀如婦人

不辨菽麥

左傳成

好女

應劭曰

一邱墟壯大之意

不辨菽麥

左傳成

周子

有兒

而無慧

輓革

集韻一音瞞

偃鬼

聽雨記

能

故不可立

輓革

說文履空也

偃鬼

談人遇

虎衣帶自觚虎見人躲而後食之皆偃所為

昭雪

按虎鬻人死魂不敢他適輒隸事虎名曰偃

史毛璋傳璋復下獄鞠之無狀中丞呂夢奇議曰璋
前經推劾已蒙一一而趙延祚以責賂之故復致織
羅乃稍見卷一
宥璋兒嬌娜白鼻騮樂府高陽樂人歌可憐一
綠地墮幘頭紫帔廣韻一一周武帝所製裁幅巾出
泥錦帔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又異物嬰兒委頓見卷
楊子法言羣陳魏之間謂之帔
成寒暄見前鳳無恙前漢賈誼傳六七公者皆無恙
人草居露宿故早相崇見卷一
見問勞必曰無恙賈兒

小官人

太史某公忘其姓氏晝臥齋中忽有小鹵簿出自堂陬
馬大如蛙人細如蟻小儀仗以數十隊一官冠皁紗著

小人常態
如此况乃
真正如蟻
小人

繡幘乘肩輿紛紛出門而去公心異之竊疑睡眼之訛
頓見一小人返入舍攜一氈包大如拳徑造牀下自言
家主人有不腆之儀敬獻太史言已對立即又不陳其
物少間又自笑曰茈茈微物想太史亦當無所用不如
賜小人太史領之欣然攜之而去後不復見惜太史中
餽不曾詰所自來

鹵簿

見卷一

陬

說文一

儀仗

唐書百官志

庫部郎中

鹵簿

陸判

易賁束帛

一

淺小之意

注

胡四姐

纔存遐想
而限壽之
入卽踰棺
乘矣約妄
之心可稍
作哉故我
佛救世于
言萬語只
要人無所
住而生其
心

尙生泰山人獨居清齋會值秋夜銀河高耿明月在天
徘徊花陰頗存遐想忽有一女子踰垣來笑曰秀才何
思之深生就視容華若仙驚喜擁入窮極狎昵自言胡
氏名三姐問其居第但笑不言生亦不復置問惟相期
永好而已自此臨無虛夕一夜與生促膝燈幕生愛之
矚眸不轉女笑曰耽耽視妾何爲曰我視卿如紅藥碧
桃卽竟夜視不爲厭也女曰妾陋質遂青盼若此若見
吾家四妹不知顛倒何似生益傾動恨不一見顏色長
跪哀請踰夕果偕四姐來年方及笄荷粉露垂杏花烟

一念之正
是以幸免
于難大冊
得成

潤嬌然含笑媚麗欲絕。生狂喜引坐。三姐與生同笑語。四姐惟手引繡帶俛首而已。未幾三姐起別。妹欲從行。生曳之不釋。顧三姐曰。卿卿煩一致聲。三姐乃笑曰。狂郎情急矣。妹子一爲少留。四姐無語。姐遂去。二人備盡歡好。旣而引臂替枕。傾吐生平。無復隱諱。四姐自言爲狐。生依戀其美。亦不之怪。四姐因言阿姐狠毒。業殺三人矣。惑之罔不斃者。妾幸承溺愛。不忍見滅亡。當早絕之。生懼求所以處。四姐曰。妾雖狐。得仙人正法。當書一符粘寢門。可以卻之。遂書之。旣曉。三姐來見符。卻退曰。

婢子負心傾意新郎。不憶引線人矣。汝兩人合有夙分。余亦不相仇。但何必爾。乃逕去。數日四姐他適。約以隔夜。是日生偶出門。眺望山下。故有榭木蒼莽中。出一少婦。亦頗風韻。近謂生曰。秀才何必沾沾戀胡家姊妹。渠又不能以一錢相贈。卽以一貫授生。曰。先持歸。貫良醢。我卽攜小肴饌來。與君爲歡。生懷錢歸。果如所教。少間婦果至。置几上。燔雞醢蔬。各一。卽抽刀子縷切爲齏。釃酒調羹。歡洽異常。繼而滅燭登牀。狎情蕩甚。旣曙始起。方坐牀頭。捉足易舄。忽聞人聲。傾聽已入幃幕。則胡

心一妄動
既致狼狐
復引騷狐
可危也哉

伊

是在三人
之內者

姊妹也。婦乍睹倉皇而遁，遺弓於牀。二女逐叱曰：「騷狐何敢與人同寢處？」追去移時，始返。四姐怨生曰：「君不長進，與騷狐相匹偶，不可復近。」遂悻悻欲去。生惶恐，自投情詞哀懇。三姐從旁解免。四姐怒稍釋，由此相好如初。一日有陝人騎驢造門，曰：「吾尋妖物，匪俟朝夕，乃今始得之。」生父以其言異，訊所由來，曰：「小人日泛烟波，遊四方，終歲十餘月，常八九離桑梓，被妖物蠱殺吾弟，歸甚悼恨，誓必尋而殄滅之。」奔波數千里，殊無跡兆。今在君家，不翦當繼吾弟亡者。」時生與女密邇，父母微察之，聞

我固不忍
見君滅亡
而君何忍
見我滅亡
乎

客言大懼。延入令作法。出二瓶列地上。符咒良久。有黑霧四團。分投瓶中。客喜曰。全家都到矣。遂以猪脬裹瓶口。緘封甚固。生父亦喜。堅畱客飯。生心惻然。近瓶竊聞四姐在瓶中言曰。坐視不救。君何負心。生益感動。急啟所封。而結不可解。四姐又曰。勿須爾。但放倒壇上旗。以針刺脬作孔子卽出矣。生如其請。果見白氣一絲自孔中出。爰霄而去。客出見旗倒地。上大驚曰。遁矣。此必公子所爲。搖瓶俯聽曰。幸止亡其一。此物合不死。猶可赦。乃攜瓶別去。後生在野督傭刈麥。遙見四姐坐樹下。生

得爲鬼仙
便有長進
不與厥狐
相匹偶矣

近就之執事慰問。且曰：別後十易春秋，今大丹已成。但思君之念未忘，故復一拜問。生欲與偕歸，女曰：妾非昔比，不可以塵情染。後當復覓耳。言已不知所在。又二十餘生，適獨居，見四姐自外至，生喜與語。女曰：我今名列仙籍，本不應再履塵世。但感君情，敬報撤瑟之期。可早處分後事，亦勿悲憂。妾當度君爲鬼仙，亦無苦。乃別而去。至日生果卒，尙生乃友人李文王之戚好，嘗親見之。

銀河白帖天河

青盼詳見卷四阿纖白眼注

及笄見卷一青鳳 嫣然

見前卿卿本世說王安豐語又溫庭筠詩自引線人
嬰兒南子線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女因媒而桑梓詩
嫁不因媒而親西廂記誰做針兒將引線
雅惟一與一奔波見前奉撒瑟儀禮有疾病
必恭敬止陽士人撒瑟者齊一琴一

祝翁

余見有老
死而遺其
妻者兒輩
分爨計口
輸養寒熱
仰人五相

濟陽祝村有祝翁者年五十餘病卒家人入室理纒經
忽聞翁呼甚急羣奔集靈寢則見翁已復活羣喜慰問
翁但謂媼曰我適去拚不復返行數里轉思拋汝一副
老皮骨在兒輩手寒熱仰人亦無復生趣不如從我去
故復歸欲偕爾同行也咸以其新蘇妄語殊未深信翁

推諉且有
多求一食
一夜而莫
之應者真
無復生趣
矣祝翁呼
與同行真
是曉事真
是快事

又言之。媼云：如此亦復佳。但方生如何便得死？翁揮之曰：是不難。家中俗務可速作料理。媼笑不去。翁又促之。乃出戶外。延數刻而入。紿之曰：處置安妥矣。翁命速妝。媼不去。翁催益急。媼不忍拂其意。遂裙妝以出。媳女皆匿笑。翁移首於枕。手拍令臥。媼曰：子女皆在。雙雙挺臥。是何景象？翁搥牀曰：並死有何可笑？子女輩見翁躁急。共勸媼姑從其意。媼如言。並枕僵臥。家人又共笑之。俄視媼笑容忽斂。又漸而兩眸俱合。久之無聲。儼如睡去。衆始近視。則膚已冰。而鼻無息矣。試翁亦然。始共驚惶。

康熙二十一年翁弟婦傭於畢刺史之家言之甚悉

異史氏曰翁其夙有畸行與泉路茫茫去來由爾奇矣
且白頭者欲其去則呼令去何其暇也人當屬纊之時
所最不忍訣者牀頭之睚人耳苟廣其術則賣履分香
可以不事矣

喪至玉篇縗喪服也左傳襄十七年晏嬰麤縗斬注

縗縗在冒前○說文經喪首戴也儀禮喪服苴經

注麻在首在腰皆曰經首經象縗布衣之缺頂腰經象大帶畢刺史積淄川人明

戶部尚書自嚴子順治中歲貢以泉路杜甫送鄭虔

應授稷山縣知縣陞通州知州應小訣九重屬禮喪大記疾病外內皆婦君大夫

盡交期屬廣禮喪大記疾病外內皆婦君大夫

廢牀——以俟絕氣注續新絮賣履分香魚豢魏畧太祖顧命

也——之日鼻以驗其氣之有無日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簑也

俠女

顧生金陵人博於材藝而家甚貧又以母老不忍離膝
下惟日爲人書畫受贄以自給行年二十有五伉儷猶
虛對戶舊有空第適一老嫗及少女稅居其中以其家
無男子故未問其誰何一日偶自外人見女郎自母房
中出年約十八九秀曼都雅世罕其匹見生不甚避而
意凜如也生入問母母曰是對戶女郎就吾乞刀尺適

落落大方
凜凜正氣

數語爲俠
女寫生字
字有勛兩

言其家亦只一母此母女不是貧家產問其何爲不字
則以母老爲辭明日當往拜其母便風以意倘所望不
奢見可代養其老明日造其室其母一聾媼耳視其室
並無隔宿糧問所業則仰女十指徐以同食之謀試之
媼意似納而轉商其女女默然意殊不然母乃歸詳其
狀而疑曰女子得非嫌吾貧乎爲人不言亦不笑艷如
語一殷神味桃李而冷如霜雪奇人也母子猜嘆而罷一日生坐齋
頭有少年來求畫姿容甚美意頗儇佻詰其所自以鄰
村對嗣後三兩日輒一至稍稍稔熟漸以嘲謔生狸抱

能孝其親者必能敬人之親彼孝其親而敬我之親我何謝焉且彼敬吾親是代吾孝吾親也所謂小恩可謝大恩不可謝也又彼既代吾養吾之親吾亦惟

之亦不甚拒遂私焉由此往來暱甚會女郎過少年目送之間以為誰對以鄰女少年曰艷麗如此神情一何所○謂○定○不○欲○生○也○可畏少間生入內母曰適女子來乞米云不舉火者經日矣此女至孝貧極可憫宜少周卹之生從母言負斗粟款門而達母意女受之亦不申謝曰嘗至生家見母作衣履便代縫紉出入堂中操作如婦生益德之每獲餽餌必分給其母女亦畧不置齒頻母適疽生陰處宵旦號咷女時就榻省視為之洗創敷藥日三四作母意甚不自安而女不厭其穢母曰唉安得新婦如兒而奉

代之孝其親耳焉用謝且母亦深以祧續為憂矣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將以身報之為延一綫之續盡我之孝以成彼之孝意若曰君敬我母我弗謝焉我敬我母君何謝焉吞吐老間言固

老身以死也言訖悲哽女慰之曰郎子大孝勝我寡婦孤女什百矣母曰牀頭蹀躞之役豈孝子所能為者且身已向暮旦夕犯霧露深以祧續為憂耳言間生入母泣曰虧娘子良多汝無忘報德生伏拜之女曰君敬我母我弗謝也君何謝焉於是益敬愛之然其舉止生竊毫不可干一日女出門生目注之女忽回首嫣然笑生喜出意外趨而從諸其家挑之亦不拒欣然交懽已戒生曰事可一而不可再生不應而歸明日又約之女厲色不顧而去日頻來時相遇並不假以詞色稍游戲

親切而有
味也是一
篇俠女傳
却是一篇
孝婦傳

之則冷語冰人忽於空處問生日來少年誰也生生之
女曰彼舉止態狀無禮於妾頻矣以君之狎暱故置之
請便寄語再復爾是不欲生也已少年至生以告且曰
子必慎之是不可犯少年曰既不可犯君何犯之生白
其無曰如其無則猥褻之語何以達君聽哉生不能答
少年曰亦煩寄語假惺惺勿作態不然我將徧播揚生
甚怒之情見於色少年方去一夕獨坐女忽至笑曰我
與君情緣未斷甯非天數生狂喜而抱於懷歛聞履聲
籍籍兩人驚起則少年推扉入矣生驚問子胡爲者笑

報仇是本
文正面劍
術是報仇
實蹟正面
難寫而實
蹟又不可
不寫乃於
此處借狐
以爲匕首
之神異後
之殺仇取
頭只用虛
寫便是
是固禽處

其○言○亦○明○有○理○○
曰我來觀貞節之人耳顧女曰今不怪人耶女眉豎頰
紅默不一語急翻上衣露出一革囊應手而出則尺許晶
瑩匕首也少年見之駭而卻走追出戶外四顧渺然女
以匕首望空拋擲真然有聲燦若長虹俄一物墮地作
響生急燭之則一白狐身首異處矣大駭女曰此君之
變童也我固恕之奈渠定不欲生何收刃入囊生拽令
入曰適以妖物敗意請俟來宵出門逕去次夕女果至
遂共綢繆話其術女曰此非君所知宜須慎祕洩恐不
爲君福又訂以嫁娶曰枕席焉提汲焉非婦伊何也業

而獸愛之
者狐而童
耶童固無
不狐者也

人名有心
自盡其道
而已矣必
欲見信於

夫婦矣何必復言嫁娶乎生曰將勿憎吾貧耶曰君固
貧妾富耶今宵之聚正以憐君貧耳臨別囑曰苟且之
行不可以屢當來我自來不當來相強無益後相值每
欲引與私語女輒走避然衣綻炊薪悉爲紀理不啻婦
也積數月其母死生竭力營葬之女由是獨居生意其
孤寂可亂踰垣入隔窗頻呼迄不應視其門則空空局
焉竊疑女有他約夜復往亦如之遂畱佩玉於窗間而
去之越日相遇於母所旣出而女尾其後曰君疑妾耶
人各有心不可以告人今欲使君無疑而烏可得然一

人烏可得

身未分明何以見姑其用心亦良苦矣聘之不可而顧私之區區隱衷不敢掬示老母夜抱見去吾事了矣

事煩急爲謀問之曰妾體孕已八月矣恐旦晚臨盆妾身未分明能爲君生之不能爲君育之可密告老母覓乳媼僞爲討螟蛉者勿言妾也生諾以告母母笑曰異哉此女聘之不可而顧私於我兒喜從其謀以待之又月餘女數日不出母疑之往探其門蕭蕭閉寂叩良久女始蓬頭垢面自內出啟而入之則復闔之入其室則呱呱者在牀上矣母驚問誕幾時矣荅云三日捉紉席而視之男也且豐頤而廣額喜曰兒已爲老身育孫矣伶仃一身將焉所托女曰區區隱衷不敢掬示老母俟

相報不在
牀第而又
不能不報
者爲君貧
耳君德既
酬妾志已
遂二語真
說得快暢
之至

聊齋志異卷之二

夜無人可卽抱兒去母歸與子言竊共異之夜往抱子

歸更數夕夜將半女忽款門入手提革囊笑曰大事已

了請從此別急詢其故曰養母之德刻刻不去於懷向

云可一而不可再者以相報不在牀第也爲君貧不能

婚將爲延一綫之續本期一索而得不圖信水復來遂

至破戒而再今君德既酬妾志已遂無憾矣問囊中何

物曰仇人頭耳檢而窺之鬚髮交而血模糊也駭絕復

致研詰曰向不與君言者以機事不密懼有宣洩今事

已成不妨相告妾浙人父官司馬陷於仇被籍吾家妾

並老母一
邊亦無兒
女之態仙
乎仙乎

負老母出隱姓名埋頭項已三年矣所以不卽報者徒
以老母在母去一塊肉又累腹中因而遲之又久曩夜
出非他道路門戶未稔恐有訛悞耳言已出門又囑曰
所生兒善視之君福薄無壽此兒可光門閭夜深不得
驚老母我去矣方悽然欲詢所之女一閃如電瞥爾間
遂不復見生嘆惋木立若喪魂魄明日告母相爲嗟異
而已後三年生果卒子十八舉進士猶奉祖母以終老
云。

異史氏曰人必室有俠女而後可以畜變童也不然爾

印子星言卷二

○ ○ ○ ○ ○

墨客揮犀北都有妓張八興止生硬人謂之生
張八魏野詩曰君爲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

魏三莫怪尊前無笑語
牛生半熟未相諳
冷語冰人
外史孟蜀與潘在廷以財結權要或戒之

乃曰非是求援不欲
其以一一耳
伉儷左傳成十一年已不能庇其一一注一一配偶也

古詩左手持一右手前綾
羅郭泰機詩衣工秉一
不字易屯女子貞
一十年乃

一舉火見卷一賈兒一唉莊子知北遊狂屈曰一吾知之按一烏來切音哀歎聲焉然

見前
嬰寧 假惺惺
變態 登天祿識餘北齊許散烈自少
一一之牀不入孝女之室

美局見卷一
臨盆按婦人產事用盆考之諸書無有也唯香祖筆記云易平紅崖

號飲兩家
不中貲宜

谷有道人戒行甚嚴一夜有婦人叩門求宿時天寒
憐而納之婦以言挑道人不為動忽言腹痛就盆產
一兒詰旦抱去道人惡盆汚覆諸澗中誤染左手
五指皆金色復視澗際沙石亦皆金色矣
身未分明杜甫詩何以見姑嫜螟蛉詩小雅有子
桑上小青虫也似步屈螺贏土蜂也取綳席見前牀
桑虫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綳席嬰寧牀
第左傳襄二十七年一之言不踰閭往一塊肉宋
第第簣也揚子法言一陳楚之間謂之一
陸秀夫負帝昺同溺太后楊氏聞之曰我忽艾蝦妻
艱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耳今無望矣艾蝦妻
猪左傳定十四年既定爾婁猪盍歸吾
猪一求子猪也得牡則定一老也一牡豕也

酒友

車生者家不中貲而號飲夜非浮三白不能寐也以故

以酒爲命
矣乃瓶之
警而無容
心狐既醉
而無殺心
引爲鮑叔
共老糟邱
杖頭錢不
空其願已
足可謂醉
裏菩提酒
中仙子人
以爲癡其
癡正不易
及

牀頭尊常不空一夜睡醒轉側間似有人共臥者意是

覆裳墮耳摸之則茸茸有物似貓而巨燭之狐也酣醉

此狐也

而大臥視其瓶則空矣笑曰此我酒友也不忍驚覆衣

加臂與之共寢留燭以觀其變半夜狐欠伸生笑曰美

哉睡乎啟覆視之儒冠之俊人也起拜榻前謝不殺之

恩生曰我癖於麴蘖而人以爲癡卿我鮑叔也如不見

疑當作糟邱之良友曳登榻復共寢且言卿可常相臨

無相猜狐諾之生既醒則狐已去乃治旨酒一盛專伺

狐抵夕果至促膝歡飲狐量豪善諧於是恨相得晚狐

旦

曰屢叨良醞何以報德生曰斗酒之歡何置齒頰狐曰
○平生○止○此○此○耳○果○爾○當○與○昔○同○老○是○鄉○
雖然君貧士杖頭錢大不易當爲君少謀酒貲明夕來
告曰去此東南七里道側有遺金可早取之詰旦而往
果得二金乃市佳釀以佐夜飲狐又告曰院後有窖藏
宜發之如其言果得錢百餘○只○此○已○足○夫○復○何○子喜曰囊中已自有莫漫
愁沽矣狐曰不然轍中水胡可以久掬合更謀之異日
謂生曰市上菰價廉此奇貨可居從之收菰四十餘石
人咸非笑之未幾大旱禾豆盡枯惟菰可種售種息十
倍由此益富治沃田二百畝但問狐多種麥則麥收多

種黍則黍收一切種植之早晚皆取決於狐曰稔密呼
生妻以嫂視子猶子焉後生卒狐遂不復來

王漁洋云車君灑脫可喜

家不中貲

史記游俠傳郭解一貧一注言家貲不滿額

浮白

見自志

鮑叔

史記管晏傳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糟邱

南史陳暄傳暄嗜酒其兄子秀致書於暄

友人何胥冀以諷諫暄聞之與秀書

日速營一吾將老焉爾無多言

恨相見晚

史記王父

偃傳王父偃

上書闕下徐樂嚴安俱上書天子召見

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又灌夫傳

魏其灌夫兩人相為引重其游如父

杖頭錢

世說阮

子然相得灌甚無嚴恨相知晚也

宣子常

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適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王勃詩不應長賣卜須得一一

鬼狐雙提
而以戲語
出之了無
痕跡

埠

囊中已自有莫漫沽矣

賀知章詩莫漫愁沽酒——自有錢

奇貨可居

史記呂不韋傳秦安國君中男名子楚為秦質子於趙趙不甚禮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

一注言可居積以乘時射利也

蓮香

桑生名曉字子明沂州人少孤館於紅花埠桑為人靜

穆自喜曰再出就食東鄰餘時堅坐而已東鄰生偶至

戲曰君獨居不畏鬼狐耶笑荅云丈夫何畏鬼狐雄來

吾有利劍雌者尙當開門納之鄰生歸與友謀梯妓於

垣而過之彈指叩扉生窺問其誰妓自言為鬼生大懼

借逕而入
極巧極便

借妙而出
蓮香文勢

已不鵲突
已不疎散

乃出李女
而猶必牽

合蓮香此
鉤連法也

通篇鬼狐
並寫俱用

此法即所
謂索字法

齒震震有聲妓逡巡自去鄰生早至生齋生述所見且
告將歸鄰生鼓掌曰何不開門納之生頓悟其假遂安
居如初積半年一女子夜來扣齋生意友人之復戲也
啟戶延入則傾國之姝驚問所來曰妾蓮香西家妓女
埠上青樓故多信之息燭登牀綢繆甚至自此三五日
輒一至一夕獨坐凝思一女子翩然入生意其蓮香逆
與語覲面殊非年僅十五六顰袖垂髻風流秀曼行步
之間若還若往大愕疑為狐女曰妾良家女姓李氏慕
君高雅幸賜垂盼生喜握其手冷如水問何涼也曰幼

處處俱用
串插之筆
雙管齊下
如尼牟一
串如玉環
無端此作
兩扇題之
妙訣也

質單寒。夜蒙霜露。那得不爾。旣而羅襦衿解。儼然處子。
女曰。妾爲情緣。葳蕤之質。一朝失守。不嫌鄙陋。願常侍。
枕蓆房中。得無有人否。生云。無他。止一鄰娼。顧亦不常。
至。女曰。謹當避之。妾不與院中人等。君祕勿洩。彼來我。
往。彼往我來。可耳。雞鳴欲去。贈繡履一鈎。曰。此妾下體。
所著。弄之足寄思慕。然有人慎無弄也。受而視之。翹翹。
如解結。錐心甚愛悅。越夕無人。便出審玩。女飄然忽至。
遂相款昵。自此每出履。則女必應念而至。異而詰之。笑。
曰。適當其時耳。一夜蓮香來。驚云。郎何神氣蕭索。生言。

欲明點出
鬼狐而借
逕相窺欲
寫其相窺
而借端競
美文思幽
折乃爾

點鬼狐二
字即從鬼
口中說出
狐從狐口
中說出鬼
用意用筆
已極曲折
而作者猶

不自覺蓮便告別相約十日去後李來恒無虛夕問君
情人何久不至因以所約告李笑曰君視妾何如蓮香
美曰可稱兩絕但蓮卿肌膚溫和李變色曰君謂雙美
醋而有味對妾云爾渠必月殿仙人妾定不及因而不懽乃屈指
計十日之期已滿囑勿漏將竊窺之次夜蓮香果至笑
語甚洽及寢大駭曰殆矣十日不見何益憊損保無他
借狐口中點出鬼遇否生詢其故曰妾以神氣驗之脈析如亂絲鬼症
也次夜李來生問窺蓮香何似曰美矣妾固疑世間無
點出狐此佳人果狐也去吾尾之南山而穴居生疑其妒漫應

嫌其直也
本李欲窺
蓮却先從
蓮口中隱
露卒之為
鬼然後寫
鬼之窺蓮
為狐因以
狐語狐使
知議我者
為窺我之
人而即以
渠之窺我
者窺之而
見其為鬼
以鬼窺狐
復以狐窺
鬼以鬼之

之踰夕戲蓮香曰余固不信或謂卿狐者蓮亟問是誰
之云笑曰我自戲卿蓮曰狐何異於人曰惑之者病甚
則死是以可懼蓮曰不然如君之年房後三日精氣可
復縱狐何害設旦旦而伐之人有甚於狐者矣天下磨
為狐媚者轉覺降一等
尸瘵鬼窟皆狐靈死耶雖然必有議我者生力曰其無
蓮詰益力生不得已洩之蓮曰我固怪君憊也然何遽
至此得勿非人乎君勿言明宵當如渠之窺妾者是夜
李至裁三數語聞窗外嗽聲急亡去蓮入曰君殆矣是
真鬼物暱其美而不速絕冥路近矣生意其妒默不語

圭

指狐而不信其爲狐以狐之指鬼而不信其爲鬼復以鬼語鬼而使鬼怨狐勸之絕狐狐復怒鬼戒之絕鬼鬼狐相敵而勢兩不相下矣乃又託爲鬼之誣狐致狐去而鬼獨留夫然後開門

蓮曰固知君不能忘情然不忍視君死明日當攜藥餌爲君一除陰毒幸病瘳猶淺十日恙當已請同榻以俟痊可次夜果出刀圭藥啖生頃刻洞下兩三行覺臟腑清虛精神頓爽心德之然終不信爲鬼病蓮夜夜同衾俛生欲與合輒拒之數日後膚革充盈欲別殷殷囑絕李生謬應之及閉戶挑燈輒捉履傾想李忽至數日隔絕頗有怨色生曰彼連宵爲我作巫醫請勿爲懟情好在我李稍憚生枕上私語曰我愛卿甚乃有謂卿鬼者李結舌良久罵曰必淫狐之惑君聽也若不絕之妾

並解鬼狐者不死於狐而死於鬼矣死於鬼而始梅于狐矣始死而鬼去復甦而狐來以狐絕鬼復以狐致鬼鬼避狐狐質鬼而後鬼乃自認爲鬼狐亦自認爲狐鬼狐二字至此方算正點

不來矣。遂嗚嗚飲泣。生百詞慰解。乃罷。隔宿蓮香至。知李復來。怒曰。君必欲死耶。生笑曰。卿何相妒之深。蓮益怒曰。君種死根。妾爲君除之。不妒者。將復如何。生託詞以戲曰。彼云前日之疾爲狐崇耳。蓮乃嘆曰。誠如君言。君迷不悟。萬二不虞。妾百口何以自解。請從此辭。百日後。當視君於臥榻中。留之不可拂。然逕去。由是李夙夜必偕。約兩月餘。覺大困頓。初猶自寬解。曰。漸羸瘠。惟飲饘粥一甌。欲歸就養。尙戀戀不忍遽去。因循數日。沉綿不可復起。鄰生見其病憊。日遣館童餽給飲食。生至是。

又從狐口
中鬼狐並
寫而後以
始知狐鬼
皆真作一
小東五花
八門千山
萬水真耐
人尋繹也

始疑李因謂李曰吾悔不聽蓮香之言一至於此言訖
而瞑移時復甦張目四顧則李已去自是遂絕生羸臥
空齋思蓮香如望歲一日方凝想間忽有褰簾入者則
蓮香也臨榻哂曰田舍郎我豈妄哉生哽咽良久自言
知罪但求拯救蓮曰病人膏肓實無救法姑來永訣以
明非妒生大悲曰枕底一物煩代碎之蓮搜得履持就
燈前反覆展玩李女歛入猝見蓮香返身欲遁蓮以身
蔽門李窘急不知所出生責數之李不能答蓮笑曰妾
今始得與阿姨面相質曩謂郎君舊疾未必非妄致今

致死良非
素心語固
真誠然古
今緣愛成
仇因情致
死者豈皆
其素心哉
此非特奸
邪之事始
然也淫慾
無度以療
而死卽琴

竟何如李俛首謝過蓮曰佳麗如此乃以愛結仇耶李
投地隕泣乞垂憐救蓮扶起細詰生平曰妾李通判女
早天瘞於牆外已死春蠶遺絲未盡與郎偕好妾之願
也致郎於死良非素心蓮曰聞鬼物利人死以死後可
常聚然否曰不然兩鬼相逢並無樂趣如樂也泉下少
年郎豈少哉蓮曰癡哉夜夜爲之人且不堪而況於鬼
李問狐能死人何術獨否蓮曰是採補者流妾非其類
○人○之○狐○亦○無○害○人○之○鬼○特○人○之○自○害○耳○
○此○句○全○收○上○文○並○直○收○
故世有不害人之狐斷無不害人之鬼以陰氣盛也生
聞其語始知狐鬼皆真幸習常見慣頗不爲駭但念殘
○戲○字○

瑟之好何
獨不然

息如絲。不覺失聲大痛。蓮顧問何以處。郎君者李叔然。遜謝。蓮笑曰。恐郎强健。醋娘子要食楊梅也。李歛衽曰。如有醫國手。使妾得無負郎君。便當埋首地下。敢覲然人世耶。蓮解囊出藥曰。妾早知有今。別後采藥三山。凡三閱月。物料始備。療蠱至死。投之無不蘇者。然症何由得。仍以何引。不得不轉求効力。問何需。曰。櫻口中一點香唾耳。我以丸進。煩接口而唾之。李暈生。頤頰俯首轉側而視其履。蓮曰。妹所得意。惟履耶。李益慚。俯仰若無所容。蓮曰。此平時熟技。今何吝焉。遂以丸納生吻。轉促。

本以狐醫
却先用鬼
醫非鬼唾
真可用作
引也情文
和生仍是
互寫法耳

至是鬼狐
兩合矣又
以鬼耻爲
鬼生出彼
折復嫌拋
却鬼狐二
字而以唯
者納之人

逼之李不得已唾之蓮曰再又唾之凡三四唾丸已下
咽少間腹殷然如雷鳴復納一九乃自接唇而布以氣
生覺丹田火熱精神煥發蓮曰愈矣李聽雞鳴傍徨別
去蓮以新瘥尙須調攝就食非計因將外戶反關僞示
生歸以絕交往日夜守護之李亦每夕必至給奉殷勤
事蓮猶姊蓮亦深憐愛之居三月生健如初李遂數夜
不至偶至一望卽去相對時亦悒悒不樂蓮常畱與共
寢必不肯生追出提抱以歸身輕如芻靈女不得遁遂
著衣偃臥蹠其體不盈二尺蓮益憐之陰使生狎抱之

不如鬼等語頻頻點綴卽以照應上文方不致前後成兩樣文字作鬼時得意唯履再忘生猶不能

而撼搖亦不得醒。生睡去覺而索之已杳。後十餘日更不復至。生懷思殊切。恒出履共弄。連嘆曰。竊娜如此。妾見猶憐。何況男子。生曰。昔日弄履則至。心固疑之。然終不料其鬼。今對履思容。實所愴惻。因而泣下。先是富室章姓有女。字燕兒。年十五。不汙而死。終夜復蘇。起顧欲奔。章扃戶不聽出。女自言。我通判女。魂感蔡郎。眷注遺。曷猶存彼處。我真鬼耳。錮我何益。以其言有因。詰其至此之由。女低徊反顧。茫不自解。或有言。蔡生病歸者。女執辯其誣。家人大疑。東鄰生聞之。踰垣往窺。見生方與

日

用眞實事
作支吾語
又回映起
處極有情
致

到底仍用
穿插之筆

不樂爲鬼
乃借軀以

美人對語掩入逼之張皇間已失所在鄰生駭詰生笑
曰向固與君言雌者則納之耳鄰生述燕兒之言生乃
啟關將往偵探苦無由章母聞生果未歸益奇之故使
傭媼索履生遽出以授燕見得之喜試著之鞋小於足
者盈寸大駭攬鏡自照忽恍然悟已之借軀以生也者
因陳所由母始信之女鏡面大哭曰當日形貌頗堪自
信每見蓮姊猶增慚怍今反若此人也如其鬼也把
履號咷勸之不解蒙衾僵臥食之亦不食體膚盡腫凡
七日不食卒不死而腫漸消覺飢不可忍乃復食數日

生人也不
如鬼寫癡
情女子真
是可憐
此時真得
意進履矣
收什上文
無數履字

波未已
沙又興

遍體搔癢皮盡脫晨起睡易遺墮索著之則碩大無朋
矣因試前履肥瘦胛合乃喜復擊鏡則眉目頤頰宛肖
生平益喜盥櫛見母見者盡貽蓮香聞其異勸生以媒
通之而以貧富懸絕不敢遽進會媼初度因從其子婿
行往爲壽媼睹生名故使燕兒窺簾認客生最後至女
驟出捉袂欲從與俱歸母訶譙之始慚而入生審視宛
然不覺零涕因拜伏不起媼扶之不以爲侮生出免母
舅執柯媼議擇吉贅生生歸告蓮香且商所聘蓮悵然
良久便欲別去生大駭泣下蓮曰君行花燭於人家妾

蓮香終是可愛

鬼耻爲鬼
鬼已人矣
狐雖生終
非人也鬼
以身爲異
物自慚形
穢而求生
狐得不以

從○而○往○亦○何○形○顏○生○謀○先○與○旋○里○而○後○迎○燕○蓮○乃○從○之○
生○以○情○白○章○章○聞○其○有○室○怒○加○誚○讓○燕○見○力○白○之○乃○如○
所○請○至○日○生○往○親○迎○家○中○備○具○頗○甚○草○草○及○歸○則○自○門○
達○堂○悉○以○蜀○毳○貼○地○百○千○籠○燭○燦○列○如○錦○蓮○香○扶○新○婦○
入○青○廬○搭○面○旣○揭○歡○若○生○平○蓮○陪○盃○飲○細○詰○還○魂○之○異○
燕○曰○爾○日○抑○鬱○無○聊○徒○以○身○爲○異○物○自○覺○形○穢○別○後○憤○
不○歸○墓○隨○風○漾○泊○每○見○生○人○則○羨○之○晝○憑○草○木○夜○則○信○
足○沉○浮○偶○至○章○家○見○少○女○臥○牀○上○迎○附○之○未○知○遂○能○活○
也○蓮○聞○之○默○默○若○有○所○思○逾○兩○月○蓮○舉○一○子○產○後○暴○病○

身爲異類
自慚形穢
而求死乎
狐不死不
得爲人是
狐之耻爲
爲人者由
有惑於鬼
之耻爲鬼
而然也故
下文只以
耻於爲鬼
一句作收
已是兩邊
都到

日就沉綿。捉燕臂曰：敢以孽種相累。我兒卽若兒。燕泣下。姑慰藉之。爲召巫醫。輒卻之。沉痾彌留。氣如懸絲。生及燕兒皆哭。忽張目曰：勿爾子樂生。我自樂死。如有緣。十年後可復相見。言訖而卒。啟衾將斂。尸化爲狐。生不忍異視。厚葬之。子名狐兒。燕撫如已出。每清明必抱兒哭諸其墓。後數年生。舉於鄉。家漸裕。而燕苦不育狐兒。頗慧然。單弱多疾。燕每欲生置膝。一日婢忽白門外一嫗。攜女求售。燕呼入。卒見大驚曰：蓮姊復出耶。生視之。真似亦駭。問年幾。何荅云：十四。聘金幾何。曰：老身止此。

兩個再生
人俱不失
本來面目

用成語指
點有情

鬼狐二字
至此大收

一塊肉但俾得所女亦得噉飯處後日老骨不委溝壑
足矣生優價而留之燕握女手入密室提其領而笑曰
汝識我否荅言不識詰其姓氏曰妾韋姓父徐城賣漿
者死三年矣燕屈指停思蓮死恰十有四載又審顧女
儀容態度無一不神肖者乃拍其頂而呼之曰蓮姊蓮
姊十年相見之約當不欺吾女忽如夢醒豁然曰噫因
熟視燕見生笑云此似曾相識之燕歸來也女泣然曰
是矣聞母言妾生時便能言以爲不祥犬血飲之遂昧
宿因今日殆如夢寤娘子其耻於爲鬼之李妹耶共話

鬼狐並爲
生人奇矣
直寫前世
之白骨同
穴則更奇
鬼狐若此
鬼狐何害

前生悲喜交集。一日寒食燕曰。此每歲妾與郎君哭姊
日也。遂與親登其墓。荒草離離。木已拱矣。女亦太息。李
謂生曰。妾與蓮姊。兩世情好。不忍相離。宜令白骨同穴。
生從其言。啟李家得骸。畀歸而合葬之。親朋聞其異吉。
服臨穴。不期而會者數百人。余庚戌南游。至浙。阻雨。休
於旅舍。有劉生子敬。其中表親。出同社。王子章所撰。桑
生傳。約萬餘言。得卒讀此。其崖畧耳。

異史氏曰。嗟乎。死者而求其生。生者又求其死。天下所
難得者。非人身哉。奈何具此身者。往往而置之。遂至覲

然而生不如狐狢然而死不如鬼

王漁洋曰賢哉蓮娘巾幗中吾見亦罕況狐耶

結舌

漢李尋傳智者青廬西陽雜俎北方昏禮用青布幔為屋謂之青廬於此

交拜傾國前漢李延年傳延年倖上歌曰北方有佳

成禮不知傾城與一佳人難再得尚嘆息曰善世豈

有此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召見之妙麗善

舞由是青樓杜牧詩贏得薄倖名注一妓女

得幸青樓所居漢世祖於樓上施青漆謂之一

後人名娼威烈楚辭上以以防露注一草木

居亦曰威烈初生貌述異記一草一名麗草

又呼為刀圭神仙傳沈義學道於蜀老君使玉女持

女草金案王杯盛藥賜之曰此是神丹飲者

不死夫婦各一清異錄高麗博學記酥名一庚

一醍醐名小一酪名水一乳腐名草創一庚

信詩盛丹須竹節量藥用一一〇陶宏景名醫別錄

凡散藥云一一者十分方寸七之一準如梧子大也

方寸七者作七方一寸杪散取不落為度〇池北偶

談一一字常用之而未有確義署理雜有云在京師

買得古錯刀三枚形似今之剃刀其上一圈如圭璧

之形中一孔即貫索之處蓋服食家舉刀取藥僅滿

其上之圭言其少耳泉崇見卷一望歲左傳昭三十

布錯刀皆古錯名也賈兒望歲二年閔閔焉

如農夫之一一注一一之熟也又哀公十田舍郎我

六年國人望君如一一焉注歲年穀也

豈妄哉本集異記王之渙擲膏肓左傳成十年晉侯

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永

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

訣江淹別賦誰能摹暫離已死春驚遺絲未盡李商

之狀寫一一之情者乎

春蚕到死絲方盡見慣雲溪友議劉禹錫赴任蘇州

蠟炬成灰淚始乾道過楊州州帥杜鴻漸飲之

酒大醉歸驛稍醒見二女在旁驚非已有也問之乃
日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遣妾來侍寢問何詩曰高
髻雲鬟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醋娘子食楊梅
空一渾閑事惱亂蘇州刺史腸
傳家寶一酸中酸醫國手晉語平公有疾秦伯使醫視
上醫醫國其次療人固醫官也○朱子題跋故御史
中丞胡公剛直著於大觀政和之間熹先君子雅相
敬重贈以詩有問訊袖中一不應長與櫻口見
一笥閑之句又陳與義詩秀眉使君一櫻口前
畫皮殷然如雷鳴詩召南一其雷在南山之下注殷
悒悒見前芻靈禮檀弓塗車一自古有之明器之
者之從衛謂之妾見猶憐世說桓溫尚明帝女南康
靈者神之類公主溫平蜀以季勢女為
妾主聞拔刀率婢往欲斫之見女神色閉正局見卷
辭氣悽惋乃擲刀曰我見猶憐何況老奴局一嬌

娜偵探後漢清河孝王傳內使御者伺得失偵察也見者盡貽見前聶

初度離騷皇覽揆子於初生年時也贅更記淳于髡齊之一壻也

注言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花燭何遜新婚詩霧夕蓮出水霞朝日照

梁何如一夜嬰見前異物見前形穢世說王濟輕扇掩紅粧

日珠玉在側彌留書顧命病日臻既一塊肉見前俠

似曾相識燕歸來晏殊春恨詞無可奈何花木已拱

矣左傳僖三十二年昇見卷一中表後漢鄭泰傳明

腹心周崖畧莊子知北遊將巾幗晉書宣帝諸葛

斜谷壘於鄆之渭水南原數挑戰帝不出亮因遣帝婦人之節帝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女

子未筭
之冠也

阿寶

粵西孫子楚名士也。生有枝指性迂訥。人誑之輒信。爲
情○之○所○鐘○正○在○我○車○占○夫○歌○姬○舞○妓○非○直○言○定○識○定○
真。或值座有歌妓。則卽遙望卻走。或知其然。誘之來。使
守○自○不○得○以○目○中○有○妓○心○中○無○妓○自○飾○以○欺○人○生○之
妓狎逼之。則頰顏徹頸汗珠珠下滴。因共爲笑。遂貌其
頰○顏○汗○面○正○其○不○癡○處○特○癡○人○說○癡○話○而○指○之○曰○癡
呆狀。相郵傳作醜語。而名之孫癡。邑大賈某翁與王侯
耳○埒富。姻戚皆貴胄。有女阿寶。絕色也。日擇良匹。大家兒
爭委禽。皆不當翁意。生時失儷。有戲之者。勸其通媒。
生殊不自揣。果從其教。翁素耳其名。而貧之媒媼將出。

曩念頓冷
句小作頓
挫

適遇寶問之以告女戲曰渠去其枝指余當歸之媼告
生生曰不難媒去生以斧自斷其指大痛徹心血溢傾
注濱死過數日始能起往見媒而示之媼驚奔告女女
亦奇之戲請再去其癡生聞而譁辯自謂不癡然無由
見而自剖轉念阿寶未必美如天人何遂高自位置如
此由是曩念頓冷會值清明俗於是日婦女出遊輕薄
此則惡俗少年亦結隊隨行恣其月旦有同社友人強邀生去或
嘲之曰莫欲一觀可人否生亦知其戲已然以受女擲
揄故亦思一見其人忻然隨衆物色之遙見有女憩樹

我亦有辨其不癡

魂隨阿寶
去句明點
而不嫌其
甫

在阿寶家
只作朦朧
語而魂夢
之交從女
一處實敘
願出招魂

下惡少年環如牆堵。眾曰：此必阿寶也。趨之。果寶審諦之。娟麗無雙。少頃入益稠。女起遽去。眾情頓倒。品頭題足。紛紛若狂。生獨默然。及眾他適。回視猶癡立。故所呼之不應。羣曳之曰：魂隨阿寶去耶？亦不答。眾以其素訥。故不為怪。或推之。或挽之。以歸。至家直上牀臥。終日不起。冥如醉。呼之不醒。家人疑其失魂。招於曠野。莫能效。强拍問之。則朦朧應云：我在阿寶家。及細詰之。又默不語。家人惶惑。莫解。初生見女去。意不忍舍。覺身已從之行。漸傍其衿帶間。人無呵者。遂從女歸。坐臥依之。夜輒

便不費手

東筆卽作
起筆

與狎意甚得然覺腹中奇餒思欲一返家門而迷不知
以○禪○相○交○易○是○一○世○界○
路女每夢與人交聞其名曰我孫子楚也心異之而不
可以告人生臥三日氣休休若將漸滅家人大恐托人
婉告翁欲一招魂其家翁笑曰平昔不省往還何由遺
魂吾家家人固哀之翁始允巫執故服草薦以往女詰
得其故駭極不聽他往直導入室任招呼而去巫歸至
門生榻上已呻既醒女室之香奩什具何色何名慙言
不爽女聞之益駭陰感其情之深生既離牀坐立凝思
忽忽若忘每伺察阿寶希幸一再邁之浴佛節聞將降

盈盈一水
間脈脈不
得語情景
可想

願作比翼
鳥化為鸚
鵡飛癡人
偏遇此巧
事魂附於鳥
得達女所
固其如願
然幸而適
逢鸚鵡乃
得以言語
相通否則

香水月寺遂早旦往候道左目眩睛勞日涉午女始至
自車中窺見生以摻手舉簾凝睇不轉生益動尾從之
女忽命青衣來詰姓字生殷勤自展魂益搖車去生始
歸歸復病冥然絕食夢中輒呼寶名每自恨魂不復靈
家舊養一鸚鵡忽斃小兒持弄於牀生自念倘得身為
鸚鵡振翼可達女室心方妄想身已翩然鸚鵡遽飛而
去直達寶所女喜而撲之鎖其肘飼以麻子大呼曰姐
姐勿鎖我孫子楚也女大駭解其縛亦不去女祝曰深
情已篆中心今已人禽異類姻好何可復圓鳥云得近

癡人屈死
矣

雖已旦且
相要而驟
取其誓物
於人則癡
於鳥則不
癡
綠鳥唧繡
履於紅喙
上添出幾
分顏色

芳澤於願已足他人飼之不食女自飼之則食女坐則
集其膝臥則依其牀如是三日女甚憐之陰使人瞰生
生則僵臥氣絕已三日但心頭未冰耳女又祝曰君能
復爲人當誓死相從鳥云誰我女乃自矢鳥側目若有
所思少間女束雙彎解履牀上鸚鵡驟下唧履飛去女
急呼之飛已遠矣女使姬往探則生已寤家人見鸚鵡
唧繡履來墮地死方其異之生旋蘇卽索履衆莫知故
適姬至入視生問履所在生曰是阿寶信誓物借口相
覆小生不忘金諾也姬反命女益奇之故使婢泄其情

才字敵不
上貧字可
歎且充其
類而曰相
如之貧又
曰恐為顯
者笑更可
嘆
女之志固
可嘉女之
識尤可愛
此皆人不
易及處無
輕其高自
位置也
相逢如隔
世權淡語
有味確不

於母。母審之確。乃曰。此子才名。亦不惡。但有相如之貧。
擇數年。得壻如此。恐遂為顯者笑。女以履故矢不他翁。
媼乃從之。馳報。生生喜。疾頓瘳。翁議贅諸家。女曰。壻不
可久處岳家。况郎又貧。久益為人賤。兒既諾之。蓬荜而
甘。藜藿不怨。生乃親迎。成禮。相逢如隔世。權自是生家。
得奩妝。小阜頗增物產。而生癡於書。不知理家人生業。
女善居積。亦不以他事累生。居三年。家益富。生忽病消。
渴卒。女哭之痛。至絕眠食。勸之不納。乘夜自經。婢覺之。
急救而甦。終亦不食。二日集親黨。將以斂。生聞棺中呻。
生以。以。感。女。以。癡。癡。
如此。情。種。自。宜。以。死。報。

可移

至誠所感
凡在倫理
中者皆當
作如是觀
故當謂天
下人惟愚
不癡
擬題得中
乃癡字餘
波勿認作
正面

以息啟之已復活。自言見冥王。以生平樸誠。命作部曹。忽有人白。孫部曹之妻將至。王稽鬼錄言此未應便死。又白不食三日矣。王顧謂感汝妻節義。始賜再生。因使馭卒控馬送汝還。由此體漸平。值歲大比。入闈之前。諸少年玩弄之。共擬隱僻之題。七引生僻處。與語言此某家關節。敬祕相授。生信之。晝夜揣摩。制成七藝。衆隱笑之。時典試者慮熟題有蹈襲弊。力反常徑。題紙下七首。皆符生以是掄魁。明年舉進士。授詞林。上聞其異。召問之。生啟奏。上大嘉悅。卽召見。阿寶賞賚有加焉。

異史氏曰性癡則其志凝故書癡者文必工藝癡者技必良世之落拓而無成者皆自謂不癡者也且如粉花蕩產盧雉傾家顧癡人事哉以是知慧黠而過乃是真癡彼孫子何癡乎

聞戲言而斷指此爲真癡而忽而離魂忽而化鳥自我得依芳澤使彼深篆中心隻鳥飛來息壤在彼遂令高自位置者戲語成真甘蓬莠而安藜藿且以癡報癡至以身殉人鬼相隔且感此癡癡亦何負於人哉嘗謂天下之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爲人友者果

能以至誠之心處之天下不復有難處之事矣癡顛

可少乎

名士

裴啟語述司馬懿克日交戰使人偵之孔明綸巾羽扇指麾三軍從容自若懿嘆曰諸葛君可

謂名

士矣

枝指

莊子駢拇篇駢拇一一出乎性哉而相郵修於德○三倉云一一手有六指也

傳作醜語

見柳子厚與裴墳書

委禽

左傳昭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

黑又使強

一一為往

失儼

左傳成十一年卻棼尊施氏婦婦人曰鳥獸猶不一

禽雁也

納採用雁

月旦

後漢許劭傳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卿黨人物每一一輒

注麗偶也

可人

禮雜記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

更其品題

故汝

南有一一評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

封爲

一一見唐書

椰揄

見卷一

勞物色

見卷一

一一見唐書

椰揄

見卷一

勞物色

見卷一

嬌娜

見卷一

少前漢昭帝紀發郡國一一年注無賴子弟也○唐

崔融傳天下之門必險道市必要津豪宗一在

焉或推之或挽之左傳襄十四年俗佛節荆楚歲月記四月

香水一一作龍華會以青衣見卷一金諾見卷一嬌

爲彌勒下生之徵也

劉勰新論季布不遇曹邱則百一相如之貧史記司

之一不揚庾信詩空手黃一

傳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也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

邛令王吉相善於是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爲恭敬日

往朝相如臨邛中多富人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

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招之酒酣

臨邛令前奏琴日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是時卓

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與令以琴心挑之

文君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夜亡奔相如乃與馳歸

家居徒四壁立文君日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何

耻之為杜贅見前大比周禮地官卿大夫受教壘於

門不出考其德行道關節唐穆宗紀國家設文學之科

藝而興賢者能者本求才實聞近日浮薄之徒

扇為朋黨謂之于援主司國史補進士為時

所尚久矣由此出者終身為文人其都會謂之舉楊

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

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不

試而貢者謂之按解造請權要謂之吳青壇

讀書質疑世以下之所以通欵曲於上者曰唐

時已有此語段文昌言於文宗曰今歲禮部殊不公

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得之又據言云造請

權要謂之援漢倭幸傳高祖有籍孺孝惠有閭

孺與上卧起公卿皆因關說乃知蓋本於關說

也宋人言不到有閭羅包老此即通欵曲之說

也明楊士奇主試聯云場列東西兩道文光齊射

牛簾分內外一落拓見卷一粉花吳景奎正月樂詞

毫不通風嬌娜含章宮中萬玉妃

今之相誓
指天日而
謂為異姓
同胞者大

點額
芳霏霏
盧雉
唐國史補
洛陽令崔師本好為古之
以二關人執六馬其轂五枚上為黑下為白黑者刻
二為犢白者刻二為雉擲之全黑者為一其采十六
二雉三黑為一其采十四二犢三白為犢其采十全
白為白其采八四者貴采也開為十二塞為十一塔
為五禿為四板為三梟
為二六者雜采也

任秀

任建之魚臺人販鹽裘為業竭貲赴陝途中逢一人自
言申竹亭宿遷人話言投契盟為弟昆行止與俱至陝
任病不起申善視之積十餘日疾大漸謂申曰吾家故
無恒產八口衣食皆恃一人犯霜露今不幸殂謝異域

檣

都類此論
語因人失
其親之言
豈道途相
逢話言投
契云爾哉
扶枕數言
非全無交
情者至今
聞之猶爲
心酸夫忍
也何乃孤
而爲此孤
注之擲箱
灰之報何
其巧也數
年前負心
之物仍全

理爲元星系言卷二

君我手足也。兩千里外更有誰何。囊金二百餘。一半君
自取之。爲我小備殮具。剩者可助資斧。其半寄吾妻子。
俾輦吾櫬而歸。如肯攜殘骸旋故里。則裝貲勿計矣。乃
扶枕爲書付申。至夕而卒。申以五六金爲市薄材殮已。
主人催其移櫬。申托尋寺觀。竟遁不反。任家年餘方得
確耗。任子秀時年十七。方從師讀。由此廢學。欲往尋父。
樞母憐其幼。秀哀涕欲死。遂典貲治任。俾老僕佐之行。
半年始還。殯後家貧如洗。幸秀聰穎。釋服入魚臺泮。而
佻達善博。母教戒甚嚴。卒不改。一日文宗案臨試。居四

壁以歸故
主而祇賺
一縮頸羞
汗之形鳴
呼此何形
乎

欲寫鼗聲
先寫水聲
人聲之聒
耳舟中不
寐固是難
堪至更靜
而聞鼗聲
不且聒耳
更甚哉而
入耳縈心

等母憤泣不食秀慚懼對母自矢於是閉戶年餘遂以
優等食餼母勸令設帳而人終以其蕩無檢幅咸謂薄
之有表叔張某賈京師勸使赴都願携與俱不耗其貲
秀喜從之至臨清泊州關外時塩航艤集帆檣如林卧
後聞水聲人聲聒耳不寐更既靜忽聞鄰舟鼗聲清越
入耳縈心不覺舊技復癢竊聽諸客皆已酣寢將囊中
自備千文思欲過舟一戲潛起解囊捉錢踟躕回思母
訓卽復束置既睡心怔忡苦不得眠又起又解如是者
三興勃發不可復忍攜錢逕去至鄰舟則見兩人對博

者偏覺其清越也技
癢而潛起而捉錢而
回思而束置而復睡
而怔忡而又起又解
如是者三勃發不可
復忍寫盡嗜博者之
神魂繪出嗜博者之
形熊先生似曾親眼
見來

錢注豐美。置錢几上。便求入局。二人喜。卽與共擲。秀大
勝。一客錢盡。卽以巨金質舟主。漸以十餘貫作孤注。賭
方酣。又有一人登舟來。耽視良久。亦傾囊出百金質主。
人入局。共博。張中夜醒覺。秀不在舟。聞骰聲。心知之。因
詣鄰舟。欲撓沮之。至則秀勝側積貲如山。乃不復言。負
錢數千而返。呼諸客並起。往來移運。尙存十餘千。未幾
三客俱敗。一船之錢俱空。客欲賭金。而秀欲已盈。故托
非錢不賭。以難之。張在側。又促逼令歸。三客躁急。舟主
利其盆頭。轉貸他舟。得百餘千。客得錢。賭更豪。無何又

盡歸秀天已曙放曉關矣共運貲而返二客亦去主人

視所質二百餘金盡落灰耳大驚尋至秀舟告以故欲

取償於秀及問姓名里居知為建之子縮頸羞汗而

退過訪旁人乃知主人即申竹亭也秀至陝時亦頗聞

其姓字至此鬼已報之遂不復追其前卻矣乃以貲與

張合業而北終歲獲息倍蓰遂援例入監益權子母十

年間財雄一方

資斧

見卷一勞

櫬

見前漢高帝紀令從軍死者

寺觀

見卷一勞

文宗

見卷一勞

技癢

顏之推曰應劭風俗通云太史公記

高漸離變姓名為人傭保聞客擊筑一不能無出
言謂懷其一而腹一也今史記作徬皇蓋俗傳寫之
訛耳○潘岳閑居賦徒心煩而孤注宋史王欽若之
一不盡乃罄所有技不能自忍也孤注吾聞博者輸錢
出之謂之孤注權子母注○國語量資幣權輕重以
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
權子而行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
是乎有子
權母而行

張誠

豫人張氏者其先齊人靖難兵起齊大亂妻為兵掠去
張常客豫遂家焉娶於豫生子訥無何妻卒又娶繼室
生子誠繼室牛氏悍每嫉訥奴畜之啖以惡草具使樵

懷餅刈薪
誰則遣之
斧虎鬪頸
誰則逼之
一出於孩
提一出於
難弟兄是

日責柴一屑無則撻楚詎詛不可堪隱蓄甘脆餌誠使
 從塾師讀誠漸長性孝友不忍兄飭陰勸母毋弗聽一
 日訥入山樵未終值大風雨避身巖下雨止而日已暮
 腹中大餒遂負薪歸母驗之少怒不與食飢火燒心入
 室僵臥誠自塾中來見兄嗒然問病乎曰餓耳問其故
 以情告誠愀然便去移時懷餅來餌兄兄問所自來曰
 余竊麪倩鄰婦爲之但食勿言也訥食之囑弟曰後勿
 復然事泄累弟且日一啗飢當不死誠曰兄故弱烏能
 多樵次日食後竊赴山至兄樵處兄見之驚問將何作

難兄

明倫彙編家範典卷二

答云將助樵採問誰之遣曰我自來耳兄曰無論弟不
能樵縱或能之且猶不可於是速之歸誠不聽以手足
斷柴助兄且云明日當以斧來兄近止之見其指已破
履已穿悲曰汝不速歸我卽以斧自剄死誠乃歸兄送
之半途方復回樵旣歸詣塾囑其師曰吾弟幼宜閑之
山中虎狼惡師言午前不知所往業夏楚之歸謂誠曰
不聽吾言遭笞責矣誠笑云無之明日懷斧又去兄駭
曰我固謂子勿來何復爾誠不應刈薪且急汗交頤不
休約是一束不辭而返師又責之乃實告之師嘆其賢

○語○合○人○灑○落○多○少○眼○淚○

○不○應○不○休○不○辭○包○括○許○多○言○

外是

一兄以成全其孝友之德天助善人王汝干成如是

○弟○困○頓○以○終○乎○虎○從○何○來○俾○之○離○而○合○之○更○合○多○得○

○而○去○皇○天○后○土○共○見○共○聞○曰○曰○加○斯○不○將○使○友○兄○悽○

○快○而○兄○心○碎○矣○受○責○而○誰○懷○谷○復○樵○一○束○方○盈○不○碎○

○不○可○兄○亦○止○知○愛○弟○耳○至○千○指○已○破○履○已○穿○弟○心○耳○

○不○可○兄○亦○止○知○愛○弟○耳○至○千○指○已○破○履○已○穿○弟○心○耳○

○不○可○兄○亦○止○知○愛○弟○耳○至○千○指○已○破○履○已○穿○弟○心○耳○

爲助兄而
竟啣於虎
虎似兇頑
爲尋弟而
更得一兄
虎實慈悲
此虎不可
謂非菩薩
遣來者

遂不之禁兄屢止之終不聽一日與數人樵山中歛有

虎至衆懼而伏虎竟啣誠去虎負人行緩爲訥追及力

斧之中勝虎痛狂奔莫可尋逐痛哭而返衆慰解之哭

益悲曰吾弟非猶夫人之弟況爲我死我何生爲遂以

斧自刎其項衆急救之入肉者已寸許血溢如涌眩瞤

濱絕衆駭裂之衣而約之羣扶以歸母哭罵曰汝殺吾

兒欲劉頸以塞責耶訥呻云母勿煩惱弟死我定不生

置榻上創痛不能眠惟晝夜倚壁坐哭父恐其亦死時

就榻少哺之牛輒誦責訥遂不食三日而斃村中有巫

無邊苦惱
惟菩薩乃
能拔之但
幾千年一
入冥司則
待楊枝甘
露者已不
啻恆河沙

走無常者。訥途遇之。緬訴曩苦。因問弟所巫言不聞。遂
反身導訥去。至一都會。見一皂衫人自城中出。巫要遮
代問之。皂衫人於佩囊中檢牒審顧。男婦百餘。並無犯
而張者。巫疑在他牒。皂衫曰。此路屬我。何得差逮。訥不
信。强巫入城。城中新鬼故鬼。往來憧憧。亦有故識。就問
迄無知者。忽共譁言。菩薩至。仰見空中有偉人。毫光徹
上下。頓覺世界通明。巫賀曰。天郎有福哉。菩薩幾千年
一入冥司。拔諸苦惱。今適值之。便捽訥跪。衆鬼因紛紛
籍籍合堂。齊誦慈悲救苦之声。聞騰震地。菩薩以楊枝

數矣

徧灑甘露其細如塵俄而霧收光斂遂失所在訥覺頸
上沾露斧處不復作痛巫仍導與俱歸望見里門始別
而去訥死二日豁然竟甦悉述所遇謂誠不死母以爲
撰造之誣反詬罵之訥負屈無以自伸而摸創痕良瘡
自力起拜父曰行將穿雲入海往尋弟如不可見終此
身勿望返也聞之傷心願父猶以兒爲死翁引空處與泣無敢留
之訥乃去每於衝衢訪弟耗途中資斧斷絕丐而行逾
年達金陵懸鵲百結偃僂道上偶見十餘騎過走避路
側內一人如官長年四十已來健卒怒馬騰蹕前後一

尋弟得弟
却不肯以
兄見弟偏
以弟認兄
又已變化
矣本尋弟
而更得一
兄又不肯
遽以弟先
認兄偏以
兄子弟離
離奇奇啟
入交思端
雅此種

少年乘小駒。屢顧訥。訥以其貴公子。未敢仰視。少年停

鞭。少駐。忽下馬呼曰。非吾兄耶。訥舉首審視。誠也。握手

大痛失聲。誠亦哭曰。兄何漂落。一至於此。訥言其情。誠

益悲。騎者並下問故。以白官長。官長命脫騎。載訥。連轡

歸諸其家。始詳詰之初。虎啣誠去。不知何時置路側。臥

途中。竟宿。適張千戶自都中來過之。見其貌文憐。而撫

之。漸蘇。言其里居。則相去已遠。因載與俱歸。又藥敷傷

處。數日始痊。千戶無長君子之益。適從遊。矚也。誠具爲

兄告。言次。千戶入。訥拜謝不已。誠入內。捧帛衣出。進兄

共

乃置酒燕敘。千戶問貴族在豫幾何丁壯。訥曰：無有。父少齊人，流寓於豫。千戶曰：僕亦齊人，貴里何屬？荅曰：曾聞父言屬東昌轄。驚曰：我同鄉也。何故遷豫？訥曰：前母被兵掠去，父遭兵燹，蕩無家產，先賈於西道，往來頗稔，故止焉。又驚問君家尊何名，訥告之。千戶瞠而眎之，俛首若疑，疾趨入內，無何太夫人出，其羅拜已。問訥曰：汝是張炳之之孫耶？曰：然。太夫人大哭，謂千戶曰：此汝弟也。訥兄弟莫能解。太夫人曰：我適汝父三年，流離北去，身屬某指揮，半年生汝兄，又半年指揮死，汝兄以父蔭

遷此官。今解任矣。每刻刻念鄉井。遂出籍復故譜。屢遣人至齊。殊無所覓。耗何知汝父西徙哉。乃謂千戶曰。汝以弟爲子。折福死矣。千戶曰。曩間誠誠未嘗言齊人想幼稚不憶耳。乃以齒序。千戶四十有一。爲長。誠十六。最

敘次奇妙不可多得

少。訥年二十。則伯而仲矣。千戶得兩弟。甚懽。與同臥處。

此二下

盡悉離散。端由將作歸計。太夫人恐不見容。千戶曰。能

亦難得

容。則共之。否則析之。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於是鬻宅辦

裝。刻日西發。旣抵里。訥及誠先馳報。父自訥去。妻亦

語經百煉筆有化一我讀

尋卒。塊然一老鰥。形影自弔。忽見訥入。暴喜悅。悅以驚

只是兄弟
同歸見父

耳看他分
作三樣寫
法見訥驚
驚其生還
也此一喜
猶在意中
也又觀誠
則喜出望
外悲從中
來矣復何
言至聞于
戶母子至
不惟非意
中亦且非
望外不喜
不能喜亦
不能不悲
不能悲亦

至○亦○惟○恍○恍○以○驚○復○潛○潛○以○涕○既○而○垂○垂○以○立○避○之○
又觀誠喜極不復作言潛潛以涕又告以千戶母子至
○又○久○亦○坐○立○不○知○所○為○咄○咄○稱○奇○而○已○
翁輟涕愕然不能喜亦不能悲蚩蚩以立未幾千戶入
拜已太夫人把翁相向哭既見媼婢廝宰內外盈塞坐
立不知所為誠不見母問之方知已死號嘶氣絕食頃
始甦千戶出貲建樓閣延師教兩弟馬騰於槽人喧於
室居然大家矣

異史氏曰余聽此事至終涕凡數墮十餘歲童子斧薪
助兄慨然曰王覽固再見乎於是一墮至虎啣誠去不
禁狂呼曰天道憤憤如此於是一墮及兄弟猝遇則喜

不能未見
時唯愕然
量蚩以立
既見後亦
生立不知
所爲而已
用筆之妙
乃至於所

而亦墮轉增一兄又益一悲則爲千戶墮一門團圓驚
出不意喜出不意無從之涕則爲翁墮也不知後世亦
有善涕如某者否

王漁洋云一本絕妙傳奇敘次文筆亦工

一篇孝友傳事奇文奇二復之可以感人性情揣摩
之可以化人文筆

惡草具

史記陳平世家項王遣使至漢陳平爲太宰

使復持去更以

具舉進甚使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

謂以粗惡之物具饌也

靖難兵起

明建文

月燕王

一 嗒然見卷一

夏楚

禮學記

一一二物收其

葉生

禮學記

一一二物收其

以二物為扑以警其怠忽使之收斂威儀也走無常祝允明語怪艷都

常人行道路間忽擲跳數四便仆於地冥然如死途

人家屬但聚觀以伺之或六時或竟日甚或越宿必

自甦不復驚異救治也比其甦扣之則多以勾攝蓋

冥府追逐繁冗時鬼吏不足則取諸人間令攝鬼卒

承牒行事或有搬運負戴新鬼故鬼左傳文二年吾

之役亦然皆名小菩薩見卷一苦惱法華經十二因緣觸緣受受緣

老死憂資斧見卷一勞懸鵲常子夏貧百結晉

悲威傳威輦於市得殘碎輦輦左傳昭七年一命而

輒結以為衣號曰主切兵燹說文火日無父之國禮檀弓晉獻公

初晉云是片平三張誠 六

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

王覽

後漢王祥傳祥至孝後母朱氏遇之

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箠輒涕泣抱其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俱及長娶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之母密使酖祥覽徑起取酒奪而反之母賜祥饌覽必先嘗母懼遂止

巧娘

廣東有縉紳傅氏年六十餘生一子名廉甚慧而天閹十七歲陰裁如蠶遐邇聞知無女以女自分宗緒已絕晝夜憂怛而無如何廉從師讀師偶他出適門外有猴戲者廉觀之廢學焉度師將至而懼遂亡去離家數里見一白衣女郎偕小婢出其前女一回首妖麗無比蓮

命從不曾
受過若耳

步蹇緩廉趨過之女回顧婢曰試問郎君得毋欲如瓊
否婢果呼問廉詰其何爲女曰倘之瓊也有尺一書煩
便道寄里門老母在家亦可爲東道主廉出本無定向
念浮海亦得因諾之女出書付婢婢轉付生問其姓名
居里云華姓居秦女村去北郭三四里生附舟便去至
瓊州北郭日已曛暮問秦女村迄無知者往北行四五
里星月已燦芳草迷目曠無逆旅窘甚見道側一墓思
欲傍墳棲止大懼虎狼因攀樹猱升蹲踞其上聽松聲
謾謾宵蟲哀奏中心忐忑悔至如燒忽聞人聲在下俯

愈反逼愈
有趣

因適閹寺
而死死後
而奔又遇
孫人生死
同命直是
可悲
此極衰穉
語而出之
推訓極極

瞰之庭院宛然一麗人坐石上雙鬟挑畫燭分侍左右
麗人左顧曰今夜月白星疎華姑所贈團茶可烹一瓊
賞此良夜生意其鬼魅毛髮森豎不敢少息忽婢子仰
視曰樹上有人女驚起曰何處大胆兒暗來窺人生大
懼無所逃隱遂盤旋下伏地乞宥女近臨一諦反恚爲
歡曳與並坐睨之年可十七八恣態艷絕聽其言亦非
土音問郎何之荅云爲人作寄書郵女曰野多暴客露
宿可虞不嫌蓬華願就稅駕邀生入室惟一榻命婢展
兩被其上生自慚形穢願在下牀女笑云佳客相逢女

命從不曾
受過苦耳

元龍何敢高臥生不得已遂與共榻而惶恐不敢自舒
未幾女暗中以纖手探人輕捻脛股生偽寐若不覺知
又未幾啟衾入搖生迄不動女便下探隱處乃停手悵
然悄悄出衾去俄隱聞哭聲生惶愧無以自容恨天公
之缺陷而已女呼婢篝燈婢見啼痕驚問所苦女搖首
曰我自嘆吾命耳婢立榻前眈望顏色女曰可喚郎醒
遣放去生聞之倍益慚忤且懼宵半茫茫無所復之籌
念間一婦人排闥入婢曰華姑來微窺之年約五十餘
猶風格見女未睡便致詰問女未荅又視榻上有臥者

愈反逼愈
有趣

因適閻寺
而死死後
而有又遇
塚人生死
同命真是
可悲
此極衰穢
語面偏出

遂問其榻何人婢代荅夜一少年郎寄此宿婦笑曰不知巧娘諧花燭見女涕淚未乾驚曰合昏之夕悲涕不倫將勿郎君粗暴耶女不言益悲婦欲將衣視生一振衣書落榻上婦取視駭曰我女筆意也拆讀嘆咤女問之婦云是三兒家報言吳郎已死殯無所依且爲奈何女曰彼固云爲人寄書幸不遣之去婦呼生起究詢書所自來生備述之婦曰遠煩寄書當何以報又熟視生笑問何迂巧娘生言不自知罪又詰女女嘆曰自憐生適閻寺沒奔塚人是以悲耳婦顧生曰慧黠兒固雄而

之以雅馴
趣極
雄而雌在
女則悲婦
口中先如
以慧點兒
王字又說
一固字復
繼曰是我
之客益已
奇貨居之
矣

本欲自呈
仍慚而止

雌者耶。是我之客。不可久溷他人。遂導生於東廂。探手
於勝而驗之。笑曰。無怪巧娘零涕。然幸有根蒂。猶可爲
乃挑燈徧翻箱簾。得黑丸。授生。令卽吞下。祕囑勿吐。乃
出生。獨臥。籌思。不知藥醫何症。比五更初醒。覺臍下熱
氣一縷。直冲隱處。蠕蠕然似有物垂股際。自探之。身已
偉。男心驚喜。如乍膺九錫。櫛色才分。婦卽入以炊餅。納
生室。叮囑耐坐。反關其戶。出語巧娘曰。郎有寄書。勞將
畱召三娘來。與訂姊妹交。且復閉置。免人厭惱。乃出門
去。生迴旋。無聊時。近門隙。如鳥窺籠。望見巧娘。輒欲招

巧娘命運
未轉

兄妹之呼
夫婦相暱
之辭受其
給而戲之
曰姊妹此
時笑他時
哭矣
目之以寺
人而卽以
跛者盲者
答之各以
其類可悟
文章設色
生香之法

呼。自。呈。慚。訥。而。止。延。至。夜。分。婦。始。攜。女。歸。發。扉。曰。悶。煞。
郎。君。矣。三。娘。可。來。拜。謝。途。中。人。逡。巡。入。向。生。斂。衽。婦。命。
相。呼。以。兄。妹。巧。娘。笑。云。姊。妹。亦。可。並。出。堂。中。團。坐。置。飲。
飲。次。巧。娘。戲。問。寺。人。亦。動。心。住。歷。否。生。曰。跛。者。不。忘。履。
盲。者。不。忘。視。相。與。粲。然。巧。娘。以。三。娘。勞。頓。追。令。安。置。婦。
顧。三。娘。俾。與。生。俱。三。娘。羞。暈。不。行。婦。曰。此。丈。夫。而。巾。幘。
者。何。畏。之。敦。促。偕。去。私。囑。生。云。陰。爲。吾。壻。陽。爲。吾。子。可。
也。生。喜。捉。臂。登。牀。發。硯。新。試。其。快。可。知。旣。於。枕。上。問。女。
巧。娘。何。人。曰。鬼。也。才。色。無。匹。而。時。命。蹇。落。適。毛。家。小。郎。

將三人同爲姊妹焉得不屈意事之

子病闔十八歲而不能人因邑邑不暢賚恨入冥生驚疑三娘亦鬼女曰實告君妾非鬼狐耳巧娘獨居無偶我母子無家借廬棲止生大愕女曰勿懼雖故鬼狐非相禍者由此日共談讌雖知巧娘非人而心愛其媚好獨恨自獻無隙生蘊藉善謔矇頗得巧娘憐一日華氏母子將他往復閉生室中生悶氣遠屋隔屏呼巧娘巧娘命婢厯試數鑰乃得啟生附耳請問巧娘遣婢去生挽就寢榻偃向之女戲掬臍下曰惜可兒此處闕然語未竟觸手盈握驚曰何前之渺渺而遽纍然生笑曰前

蛙怒二字
新穎

反唇相稽
語意絕妙
若曰是丈
夫而巾幗
者子謂三

羞見客故縮。今以誚謗難堪。聊作蛙怒耳。遂相綢繆。已而恚曰。今乃知閉戶有因。昔母子流蕩。無所假廬居之。三娘從學刺繡。妾不曾少祕惜。乃妒忌如此。生勸慰之。且以情告。巧娘終啣之。生曰。密之。華姑囑我嚴語。未及已。華姑掩入。二人皇遽方起。華姑瞋目問誰。啟扉。巧娘笑迎。自承華姑益怒。聒絮不已。巧娘故哂曰。阿姥亦大笑。人是丈夫而巾幗者。何能爲。三娘見母與巧娘苦相抵意。不自安。以一身調停。兩間始各拘怒爲喜。巧娘言雖憤烈。然自是屈意事三娘。但華姑晝夜防閑。兩情不

娘勿畏而
顧謂我畏
之乎

那知其已
膺九錫而
榮歸耶

能自展眉目含情而已。一日華姑謂生曰：吾兒姊妹皆已奉事君，念居此非計，君宜歸告父母，早定永約。卽治裝促生行。二女相向，容顏悲惻。而巧娘尤不可堪，淚滾滾如斷貫珠，殊無已時。華姑排止之，便曳生出至門外。則院宇無存，但見荒塚。華姑送至舟上，曰：君行後，老身攜兩兒，僦屋於貴邑，倘不忘夙好，李氏廢園中可待親迎。生乃歸。時傅父覓子不得，正切焦慮。見子歸，喜出非望。生畧述崖末兼致華氏之訂。父曰：妖言何足聽信。汝尙能生還者，徒以闔廬故，不然死矣。生曰：彼雖異物，情

宣

亦猶人況又慧麗娶之亦不爲戚黨笑父不言但嗤之
生乃退而技癢不安其分輒私婢漸至白晝宣淫意欲
炫閨翁媼一日爲小婢所窺奔告母母不信薄觀之始
駭呼婢研究盡得其狀喜極逢人宣暴以示子不闢將
論婚於世族生私白母非華氏不娶母曰世不乏美婦
人何必鬼物生曰兒非華姑無以知人道背之不祥傳
父從之遣一僕一嫗往覘之出東郭四五里尋李氏園
見敗垣竹樹中縷縷有炊煙嫗下乘直造其闕則母子
拭几濯漑似有伺嫗拜致主命見三娘驚曰此卽吾家

小主婦耶。我見猶憐。何怪公子魂思而夢繞之。便問阿姊華姑。曠曰。是我假女。三日前忽姐謝去。因以酒食餉。嫗及僕。嫗歸備道。三娘容止。父母皆喜。未陳巧娘耗。生惻惻欲涕。親迎之夜。見華姑親問之。笑云。已投生北地矣。生歛歔久之。迎三娘歸。而終不能忘情。巧娘凡有自瓊來者。必召見問之。或言秦女墓。夜聞鬼哭。生詫其異。人告三娘。三娘沉吟良久。泣下曰。妾負姊矣。詰之笑云。妾母子來時。實未嘗使聞。茲之怨啼。將無是姊向欲相告。恐彰母過。生聞之。悲已而喜。卽命輿宵晝兼程。馳詣

巧娘墓運
直至今日
才脫

其墓叩墓木而呼曰巧娘巧娘某在斯俄見女娘綳嬰兒自穴中出舉首酸嘶怨望無已生亦涕下探懷問誰氏子巧娘曰是君之遺孽也誕三日矣生曰悞聽華姑言使母子埋憂地下罪將安辭乃與同輿航海而歸抱子告母母視之體貌豐偉不類鬼物益喜二女諧和事姑孝後傳父病延醫來巧娘曰疾不可爲魂已離舍督治冥具既竣而卒兒長絕肖父尤慧十四入泮高郵翁紫霞客於廬而聞之地名遺脫亦未知所終

此篇拈一闌字巧弄筆墨指詞雅不傷纖文勢極抑

揚頭挫之妙

忘忘

道藏三元經心心志 忘謂心虛也音毯忒 傳書呂刑剗剔 傳男女以不義交者其

荆宮是也故奄

可兒 世說桓溫經王敦墓望之曰可見可見 蛙怒 越絕書句

人亦謂之桵

踐見怒蛙而式之左右問故曰 天闔 續韻府勇如是 何敢不揖於是勇士皆歸越 子無陽事

終臥無嗣育 尺一書 前漢匈奴傳漢遣匈奴書牘以者謂之 一 一 寸中行說教為尺二寸牘

報東道主 左傳僖三十年若舍鄭以為 一 一 一 逆旅行李之往來供其困乏君亦無所害

漢左傳僖二年保於 一 謾謾 世說世自李元禮如勁松下風 寄書郵

晉殷浩傳浩遷豫章太宗都下人士共致書百餘為

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

喬不為形穢 見前 元龍高卧 魏張邈傳陳登字元龍許汜與劉備在劉表坐

一 一 一 形穢 蓮香

一 一 一 形穢 蓮香

一 一 一 形穢 蓮香

一 一 一 形穢 蓮香

一 一 一 形穢 蓮香

一 一 一 形穢 蓮香

一 一 一 形穢 蓮香

一 一 一 形穢 蓮香

表與備共論天下人物汜日元龍渤海之士豪氣不
除昔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主客之意自上床臥使
客卧董生董生見卷一排闥史記樊噲傳高祖病詔戶者
下床董生董生見卷一無得入羣臣噲乃直入

花燭見前合卷一嬌見卷一勿叱詩王風尚寐九錫穀

傳禮有一一一輿馬二衣服三樂器四采戶五納陛

六虎賁七弓矢八鈇鉞九秬鬯魏志建安十八年

使御天夫歆慮持節策然見卷一巾幘見前發礪

命曹操為魏公加一一然見卷一巾幘見前發礪

莊子養生主庖子釋刀對曰今臣之刀十九邑邑見

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若新一一於一一邑邑見

嬰調停宋史哲宗元祐五年神宗元豐熙寧間小入

寧調停如章惇蔡京呂惠卿等爭起邪說以搖在位

呂大臨范純仁欲引用其黨以異物見前按養見前

平夙怨謂之一一蘇軾不可異物見前按養見前

薄觀之左傳僖二十三年晉重耳至曹其公聞其駢

脅使觀其裸浴一一而一一注一一迪也

我見猶憐

見前
蓮香
紉
嬰寧

伏狐

太史某爲狐所祟。病瘠。符禳旣窮。乃乞假歸。冀可逃避。太史行而狐從之。大懼。無所爲謀。一日止於涿門外。有鈴醫自言能伏狐。太史延之入。授以藥。則房中術也。促令服訖。入與狐交。銳不可當。狐辟易。哀而求罷。不聽。進益勇。狐展轉營脫。苦不得去。移時無聲。視之。現狐形而斃矣。

余鄉某生者。素有嫪毒之目。自言生平未得一快意。夜

宿孤館四無鄰忽有奔女扉未啟而已入心知其狐亦欣然樂就之衿襦甫解貫革直入狐驚痛啼聲吱然如鷹脫鞢穿窓而去某猶望窓外作狎暱聲哀喚之冀其復回而已寂然矣此真討狐之猛將也宜榜門驅狐可以爲業

禳見卷一辟易史記項羽紀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嘆曰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

數里注言人馬開張易舊處也嫪毐史記呂不韋傳求大陰

一日嫪姓也○按紹聞堂金壺字考抄音勞萬士人之無行者嫪毐音劉藹秦始皇時人今誤以

秦人非爲

三仙

士人某赴試金陵。經由宿遷。會三秀才談言超曠。悅之。
沽酒相歡。款洽間。各表姓字。一介秋衡。一常豐林。一麻
西池。縱飲甚樂。不覺日暮。介曰。未修地主之儀。忽叨盛
饌。於理未當。茅茨不遠。可使下榻。常麻並起。捉裾喚僕。
相將俱去。至邑北山。忽睹庭院。門遠清流。旣入。舍宇精
潔。呼僮張燈。又命安置。從人麻曰。昔日以文會友。今闌
場伊邇。不可虛此良夜。請擬四題。命闌各拈其一。文成
方飲。衆從之。各擬一題。寫置几上。拾得者就案構思。二

闌

僕僕

更未盡。皆已脫稿。迭相傳視。秀才讀三作。深爲傾倒。草錄而懷藏之。主人進良醕。巨杯促醺。不覺醺醉。客興辭。主人乃導客就別院寢。醉中不暇解屨。著衣遂寢。既醒。紅日已高。四顧並無院宇。惟主僕臥山谷中。大駭呼僕亦起。見傍有一洞。水涓涓流溢。自訝迷罔。視懷中則三作俱存。下山問士人。始知爲三仙洞。蓋洞中有蠚蛇蝦蟆三物。最靈。時出游。人往往見之。云士人入闥。三題皆仙作。以是擢解。

擢解之文而出之於怪已奇怪而爲蠚爲蛇爲蝦蟆

則更奇恨未覩其文不知其氣味果

下榻

後漢陳蕃傳蕃為豫章太守不接賓客惟徐穉來輒下一榻去則懸之○按陳蕃傳蕃為樂安

太丘郡人周瑒字孟玉高潔之士蕃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待之此亦仲舉事合在徐穉前

傾倒

一世說庾公謂孫公曰衛公長雖不及卿諸人一一處亦不近

蛙曲

王子巽言在都時曾見一人作劇於市攜木盒作格凡十有二孔每孔伏蛙以細杖敲其首輒哇然作鳴或與金錢則亂擊蛙頂如拊鼙宮商詞曲了了可辨

鼠戲

比兩部鼓
吹殊覺新雅

人之學爲
鼠技者多
矣鼠之人
立而舞亦
彼此效尤
耳

又言一人在長安市上賣鼠戲背負一囊中蓄小鼠十
餘頭每於稠人中出小木架置肩上儼如戲樓狀乃拍
鼓板唱古雜劇歌聲甫動則有鼠自囊中出蒙假面被
小裝服自背登樓人立而舞男女悲歡悉合劇中關目

假面

建康實錄孫興公
嘗著假面戲爲辭

趙城虎

趙城嫗年七十餘止一子一日入山爲虎所噬嫗悲痛
幾不欲活號啼而訴於宰宰笑曰虎何可以官法制之
乎嫗愈號跳不能制止宰叱之亦不畏懼又憐其老不

拘虎牢聞
鞠虎更難

忍加威怒。遂諾爲捉虎。嫗伏不去。必待勾牒出。乃肯行。宰無奈之。卽問諸役。誰能往者。一隸名李能。醺醉詣坐。下自言能之持牒。下嫗始去。隸醒而悔之。猶謂宰之僞局。姑以解嫗。嫗耳因亦不甚爲意。持牒報繳。宰怒曰。固言能之。何容復悔。隸窘甚。請牒拘獵戶。宰從之。隸集諸獵人。日夜伏山谷。冀得一虎。庶可塞責。月餘。受杖數百。冤苦罔控。遂詣東郭嶽廟。跪而祝之。哭失聲。無何。一虎自外來。隸錯愕。恐被吞噬。虎入。殊不他顧。蹲立門中。隸祝曰。如殺某子爾也。其俯聽吾縛。遂出縲索。繫虎頸。虎

置語而乃縛之牽之易如羊豕且索之供而首肯繩以律而心降豈惟嶽廟之靈或亦宰官之德所感虎代子職生而能養死且盡哀奈何以毛裏顧復之入而竟不如虎

帖耳受縛牽達縣署宰問虎曰某子爾噬之耶虎頷之宰曰殺人者死古之定律且嫗止一子而爾殺之彼殘年垂盡何以生活倘爾能爲若子也我將赦之虎又頷之乃釋縛令去嫗方怨宰不殺虎以償子也遲日啟扉則有死鹿嫗貨其肉革用以資度自是以爲常時銜金帛擲庭中嫗由此致豐裕奉養過於其子心竊德虎虎來時臥簷下竟日不去人畜相安各無猜忌數年嫗死虎來吼於堂中嫗素所積綽可營葬族人止瘞之墳壘方城虎驟奔來賓客盡逃虎直赴塚前嗥鳴雷動移時

爲鬼爲蜮
如此類者
不少保赤
之道官宰
耳目難周
爲父兄者
自保護其
子弟已耳

始去士人立義虎祠於東郊至今猶存

小人

康熙間有術人攜一榼榼中藏小人長尺許投以錢則
啟榼令出唱曲而退至掖掖宰索榼入署細審小人出
處初不敢言固詰之始自述其鄉族蓋讀書童子自塾
中歸爲術人所迷復投以藥四體暴縮彼遂攜之以爲
戲具宰怒殺術人置童子欲醫之尙未得其方也

梁彥

徐州梁彥患鼾嚏久而不已一日方臥覺鼻奇癢遽起

大噫有物突出落地狀類屋上瓦狗約指頂大又噫又一枚落四噫凡落四枚蠢然而動相聚互嗅俄而强者齧弱者以食食一枚則身頓長瞬息吞併止存其一大於鼯鼠矣伸舌周匝自舐其吻梁大愕踏之物緣襪而上漸至股際捉衣而撼擺之黏據不可下頃入襟底爬抓腰脅大懼急解衣擲地捫之物已貼伏腰間推之不動指之則痛竟成贅疣口眼已合如伏鼠然

孰噫

禮月令季秋行夏令民多一注一者氣室於鼻一者聲發於口皆肺病○夏火克金故病此

也○

按一一吉求一一瓦狗潛夫論或作泥申一一從鼻從九坊本作誤

瓦狗

潛夫論或作泥申一一從鼻從九坊本作誤

之鼠爾雅一注形大如鼠頭如
具鼠兔尾有毛閑西呼為鼯鼠
贅疣莊子太宗

由結肉也

聊齋志異新評卷二終







